

敬贈
王奔川
先生
夫人

感恩記

感恩記

主後一千九百三十九年

序

一 這一本感恩記，完全由內人口述，鄙人筆錄，詞句略加修飾，原意並不更動。

一 作這記的本旨，不過爲了榮耀神，向神作誠懇的感謝，絲毫沒有自誇的意思，特此聲明。

一 記中述及奇跡異能，非箇中人與主有默契者不能道，基督徒眼光觀之，必不以爲神話，希讀者注意。

一 老年人閱歷較深，作者本自身所得之經驗，一語破的，幸勿等閒視之。

一 作者說：感恩記記感神恩感人恩，但全書專在感神恩，至於人恩祇可作心感耳。

一 兩年前寫這記，寫了九章，內人說：「姑待；神已指示我將遇非常事，頗足記，然今日誠不知爲何事。」再者，前所寫者於避難時失去，茲重錄，增第十章，始完備。

一 泰西文學如傳 Biography 與自傳 Autobiography，可謂汗牛充棟，胡適氏曾說：「我國作自傳之風未啓，致其人之事跡於短期間內，每隨肉體而逝，良可慨嘆。」自傳較傳尤切實。這記是自傳，將畢生蒙恩經過一一詳述，彰顯神能，教會同仁不妨瀏覽一過。

一 基督徒的活見證，就是個人證道，力量很大。當衆述說，頗能動人，然編作傳記，推行更廣，效能較多。教會中不乏可作自傳者，吾願有人繼此而起，榮神益人。

一 吾夫婦二人荷蒙主的優渥恩惠，於今年四月間已屆金婚時期，殊覺難

得，此記錄成出版，作金婚紀念品。

一 將落筆作這記前及落筆時，均經過懇切祈禱，願主自己得榮耀，并願主的靈藉這記感動讀的人，深信主的救恩，非常奇妙。

周梅閣序於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願 詞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詩篇一百十六篇十二節十三節

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

詩篇九十六篇二節

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

詩篇一百四十六篇二節

神阿，我向你所許的願在我身上，我要將感謝祭獻給你。

詩篇五十六篇十二節

周姚錦鳳選讀

目錄

序

願詞

- 第一章 幼時情形……………一——一六
- 第二章 如何歸主……………一七——三二
- 第三章 歸主後遭受逼迫……………三三——四六
- 第四章 嫁後回憶……………四七——五六
- 第五章 患病……………五七——七八
- 第六章 爲主工作……………七九——九〇
- 第七章 祈禱……………九一——一〇〇

第八章	遊美……………	一〇一	一一三
第九章	晚年生活狀況……………	一一三	一三二
第十章	七十歲遇難獲救……………	一三三	一六四

第一章 幼時情形

我生長在浙江省武康縣上柏鎮的一個很小的鄉邨中，那邨名叫耳朵墳。北面有一條大河，支河的水沿邨繞流，所以給那地取名爲耳朵墳。名詞雖土俗，實則那地方是非常清幽；左右修竹，河水澄清，邨屋稀疏的旁那河流建築，南面一片大地，純是稻田，夾以桑園，確是一個完美的邨莊。我幼小住在那裏，從未賞識過那自然界的勝境，今天回想我生長在那地方，我並不注意在地點的優美，乃感覺到我的天父必有奇妙的旨意在內。「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詩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六節）這話對我確有深長的意義，讀了覺得很有趣味。

當我尙未出世以前，耶穌救道已經傳到上柏鄉間，初在太平橋租屋，開堂佈道，後來移到沙灘頭，都離我們鄉邨不遠，三十餘年以前又移到我們邨中。我有一個堂兄名叫閩三，長我三十餘歲；是我們邨中首先歸主的，一個很敬虔很忠實的基督徒。性情剛直，行動不苟，立志終身不娶，以便一生事主，傳道救人。除他以外，邨中還有一二人信主。我記得當我十八歲歸主的時候，我們邨內和我年齡上下相差一二歲的有七個閩女；鄰近四個鄉邨，年齡和我彷彿的共有十六個閩女，合計連我一共有二十四個。主獨獨救我一人。到今天那些人大半已經過世了，還有幾個人存在，也沒有一個歸主的，何等可憐！當時在教外人之中，要領一個未出嫁的女子進教，實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我是從許多波折和艱難中，蒙主拯救。主的救恩，非常奇妙。正如大衛王歌唱說：「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要傳揚祂一切奇妙的作爲。」

（詩篇九篇一節）我也要這樣稱頌主說：「主在我身上曾施行奇妙的救恩，我要稱謝祂。」

我家世代業農，我的父親諱玉槐，棄農經商，專做販絲生意，往來湖州上柏和相近幾個市鎮間。家境尙優，有房屋，有田地。我有一個哥哥，名叫鶴三，長我四歲。父母祇生我兄妹二人，幼時得到雙親的鍾愛，人人都艷羨我們。我們姓姚的在耳朵埧鄉邨是一個大族，洪楊之前，是聚族而居的，計有四五十家。那時邨中的房屋，鱗次櫛比，非常可觀；各家每年種田養蠶，出息不少，本是一個富庶的鄉邨。但當洪楊亂時房屋毀去大半，居民有遭殃的，損失很大。亂平後族人四散，住在鄰邨，因此本邨內不但人口稀少，房屋亦不多。隔了數年，有異姓的人到我們邨內來築屋居住。我的父親逃難歸來，見我家房屋無恙，仍得安居。這是神的恩賜。

我的父親在洪楊亂後續絃，以前並無所出。我四歲的時候，（即主後一九七二年，以下敘我年齡，俱照農歷）我家一門四人過那優閒快樂的日子，何等有趣。不料那年冬季有一天在旁晚的時候，我家痛苦開始了！我們貼鄰的族孀，是一個孀婦，因為夜炊不慎，火穿屋頂，全屋燒燬了，延及我們前面三開間樓屋，也統燒去，此外燒去的屋不少，因為正發西北風。我們雇用的長工，趕快回來幫同我的母親搶出細軟物件，但不多。母親又須照顧我們兩個小孩，雙手發抖，非常可憐！我們屋內的木器，傢具，牀架，箱籠，以及堆儲的穀米，一概被燒淨盡。幸而後面一排平屋，本來是作廚房，堆農具，做工人臥室的，經衆人力救，得未延燒，當晚還有睡臥的地方，不然，須在露天或涼亭裏過夜了，因為那時迷信很重，遭遇火災之家，凡親戚朋友都不留宿的。我的父親剛從上柏鎮回家，飛步趕到，屋已燒去。我今天還能

記得那時他將籃子掛在桑樹上，雙手垂下，立着呆看。我的母親大哭不止，我們兩個孩子也哭了，父親抱着我，安慰我，說：「不要怕。火焰歇了，房屋燬去二十餘幢。被燬的人家，深恨那孀婦，其勢汹汹，要將那女人丟在火堆中燒死。那時族長的家也遭焚如，經族長同意，大眾正要動手幹那殘忍的事，我的父親挺身而出，竭力阻止，說：「這是天災，我們不可完全怪那女人，況且私刑殺人，是犯國法的。」大眾聽了，仍是氣忿不平。父親恐怕鬧出事來，設法將那女人藏過，救了一條性命。復轉過來再三勸阻，竟遭大眾毆打，父親仍苦苦求他們，後來他們的怒氣漸漸止息了。我的父親天性仁慈，有胆量，有識見，平時族中經他三兩言，糾紛立解，這是我從小知道的。那時我們自己的房屋也被燬去，損失很大，父親毫不計及，專以救人的性命爲事。我很佩服他的智仁勇，在我腦海中早留着一個深刻的印象。

自從遭火災以後，我們的家道漸漸中落了，那還是小事；我的母親因為受了驚嚇，並失去首飾珍品，心中未免難過，神經常常感覺不安。不上一年，患起病來了。初則延鎮上醫生診治服藥，毫不見效，後來坐了船到塘棲德清那些地方去醫治，經過兩三年之久，雖覺瘥些，但不能完全醫愈。到我八歲那年，母親仍時愈時病，閏三哥談起不如到杭州去請西醫診察，或許比服中國藥有效力。父親聽了很同意，母親也因為服藥多年，病仍不能脫體，想想姑且去看西醫，望能速速全愈。計劃定了，雇到一只大船，除母親和我之外，我們邨內有兩個女病人附着同去，還有閏三哥專誠陪我們去。次日清晨船到杭州城，停泊在萬安橋河下一株大樹旁邊。閏三哥領我們先去看望張澄齋牧師和余上福長老，因為他們常到耳朵來講道，施洗和舉行聖餐，（上柏耳朵分堂屬於杭州總堂）我們都認識的。我們要到大方伯廣濟醫院看

西醫，必須托他們領去。那時張老牧師領我們去。西醫看我母親的病，說：「這是神經衰弱，心中憂鬱之故，一時難以全愈，也不是專仗藥力可得全愈的。」母親聽了深以為是。想起中醫的話也如此，但既來到這裏，姑多留數天請西醫仔細診察，試服西藥，望有起色。我們仍回船中午餐，與張老牧師約定下午同去看望長老會陶錫祺西教士和陶師母。到了他們那裏，我看見一座大洋房，前面有大花園，陶先生陶師母的臉很和善，歡迎我們這班鄉下人到他屋內坐談，叫我坐在一把搖椅上，我很希奇有這樣的椅子。後來到他們樓上樓下各處看看，每個房間整潔可愛，不染一塵，我也很覺希奇。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新奇的事。我們下樓，忽聽見陶師母呼喚他們的孩子們，不到一分鐘，有七個孩子站在我們面前，高矮不一，煞是好看。後來陶師母拿出許多西點和茶，請我們吃。除閏三哥外，我們都不敢吃，不是爲了有牛乳

氣味之故，是怕他們有藥放在裏面，吃了要歸教的；我想吃但沒得吃。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好笑，也覺得那時候外國人用藥迷人歸教的謠言，深深中入人的腦裏，牢不可破，可笑亦復可憐！我們在杭州作客，約有一月，寢食俱在船中，非常便利。隔幾天去看西醫，又常到三元坊清河坊大街遊游；鄉下人進杭州城，到藩司前看癩頭疔，種德堂慶餘堂藥店看鹿，是必不可少的，我是沒有一次不和他們同去。見了杭州城的高大和大街的繁盛，來把耳朵填一比，真是差得太遠了。心中竊想，將來我若能住在杭州城裏，那真是有趣吓！杭州著名的西湖，我們沒有去過，倒是城隍山上到過幾次，母親在那裏吸受新鮮空氣，於她很有益的。末了購些西藥和杭州土產帶回家中，我們便與杭州告別了。

母親回到家中，西藥服了好久，病體仍時輕時重，一年餘以後，有人勸

她仍服中藥。到我十歲那年冬天，病勢已見沉重，父親憂形於色，我暗中啜泣不已，常常向天求禱，使我母親全愈。母親在牀上曾撫我頭，執我手，含淚說：「可憐的孩子吓！我若死了，你當孝順父親，和哥哥和睦，對族中長輩須恭敬服從，總言須做一個聰明誠實的好孩子。」我不待她說畢，已哭得不成聲了，那時我的慘痛，猶如利劍刺胸一般，非常難受。母親見我傷悲，也流了許多眼淚。這種苦況，我終身不能忘記的。父親那時也不出去做生意了，時在牀邊服事，親遞湯藥，用許多話來安慰母親。到母親病最重時，父親對她說：「你若離開我去了，我終身不娶，必盡我力量撫養兩個孩子，長大成人，你千萬放心。」我聽了又何等心酸，熱淚不禁奪眶而出！母親的病延至明年春天，日重一日，諸醫束手，全家傷心，在二月十五日清晨，親愛的母親，年纔三十八歲，竟拋棄我們三人而去了！父親哭，我們兩個孩子

哭，那一種淒慘情狀，每一憶及，淚潛潛下。當時我纔十一歲。

母親在日，我與她最親密，可說是寸步不離的，比了其他孩子之於母親，尤覺我母女二人是相依爲命似的，現在忽然不見她了，想想做人毫無樂趣。喪葬時親友時來慰唁，還可使我忘憂。母親落葬後，我在家孤苦伶仃，常以淚洗面。我雖是一個孩子，却和別人的性情不同，不願與那些孩子們玩耍取樂，整天一想起母親，便哭個不休。有時哥哥在旁亦哭，但究竟哥哥比我年長，又是男孩子，反來止住我哭，想許多方法來安慰我，因爲我兄妹二人本是很友愛的。家中除父親外，祇有我們兩個小孩時在一起，尤其容易觸目傷懷的。族中人見我這樣，常叫我到這一家去那一家去和我談談，叫我做一點輕便的事，無非使我忘記悲傷。日間尙容易度過去，夜間有時我在牀上想起母親，嗚咽不止。父親見了很不忍心，又怕我壞了身體，於是到四月初

新絲上市時，便雇了一隻大船，帶我一同出外，到湖州，雙林，新市，德清，塘棲一帶水馬頭販賣生絲。一去須一個月兩個月回家一轉，再帶我去，直到年邊。我在外時，父親爲我買了些食物，衣服，使我吃穿遊玩，都很適意。這樣，的確使我忘記傷痛。父親的愛我，真可說是無以報德。家中雇長工種田，哥哥年已十五歲，可以自顧自了，因此父親得以帶我出去。今天想來，主還是愛我，如早幾年我的母親死了，我兄妹二人尤須累及老父，父親當時年已五十四歲了。

我是不能常在外邊過日子的，因爲難免使父親爲我分心，所以過了年我便不隨着父親出外了。但在家中仍是如癡如醉的思念母親，想想哭哭。我常常呆立着想，爲何別人有母親，而我獨無！一天在一個族人家中時，有一老婦向我說：「你爲何沒有母親，因爲你前世不吃素，或吃素不淨，拜佛不誠，

又不念經之故。」（這原是迷信的話）我一聽了，立即解決了我的疑慮。於是從那天起我立志要吃素，拜佛，念經，這三件事看為非常重要。那時我纔十二歲，性情和成人或說和老年人一般，一點沒有小孩子的態度，尤其是我的宗教性，一出世便帶了來，比衆不同的。當時我雖走錯了路，今天我仍感謝我的主，因為主要在我身上施展祂的大能，彰顯祂的榮耀，所以特賜給我一個濃重的宗教性。我向自己一點不敢誇口，因為這不是我有的，是主給我的。我各處去問人應該吃那幾種素，有人對我說：報娘恩，三官素，觀音素，雷公素，地藏素，朱天君素，還有初一，月半，也須吃素。我聽了一一記着，吃素在幾月幾日，或從何日起到何日止，一點不敢弄錯。這樣，一年之中吃素的日子不少。有時一天，有時三天，有時接連吃一月素，我不以為苦；我常想今世沒有母親，我要修修來世。這一來反將思母的心淡一點了。

我不但吃素，還要趕到這個廟宇，那個廟宇去拜偶像，發狂似的跟了一班拜佛老婆婆去。父親不禁止我，他像我這樣一來倒少哭了，並且多行動，可以強健身體也好。有時拜佛去過一、二天過三五天纔回家。我們那裏有一個城山廟，很著名的，建在高山頂上，不容易走上去。拜佛的以到過那廟，纔算虔誠，猶如到南海普渡去燒香一般，我也去過的。拜佛以外，還要念經。高王經，心經，金剛經，還有別種經卷，今天記不得許多。當時我隨着人念，或請人教我。我的記性很不錯，一學便會，因為我是早晚切心學習的。我買了一串念佛珠，猶如修行婆婆一般，終日拿在手中，口中喃喃不休。見了人怕羞，趕快將念佛珠藏着，與人談話，背了人又念。那幾年來日常生活，以此佔到半數。

我們族中幾個老年婦人見我這樣做，又見我時常吃素，身體軟弱得很，

反來勸我說：「你是一個小姑娘，不可如同修行婆婆的樣式。不必多吃素，身體要弄壞的。拜佛念經，偶爾行之是了。況且你將來須出嫁，應當多習女工，料理家務，懂得世事，千萬不可抱着出世修行的思想。」我聽了那些話，雖覺也有至理，但要我對於這三件事上隨便做去，我很不以為然，因為我的天性，凡做一件事必須認真的做，不能苟且，況且從我與生俱來的宗教性上所行的事，更不能不切實行之，否則我心總覺不安。今天回想起來，那時我在信仰方面的思想行動，確是錯誤之極，我曾深自痛悔，到我皈依主的時候，已經蒙主教免我那種種的罪。

論到我的罪還不僅僅在吃素念經拜佛三件事上，母親在日，我很藐視人到禮拜堂去做禮拜或到我家來講耶穌道理。閏三哥屢次要到我家來和我的母親談道，勸她快快信耶穌，可以得救。我們兄妹二人總想設法不使他進來。

我記得有一次他將走近我家時，我的哥哥暗中大聲喊着說，駝背來了。閏三哥生而為癯者，俗名駝背，他很不歡喜人叫他駝背，我的哥哥利用那一種心理，使他不來。果然，這樣一喊，他便不進到我家來，因此母親多次失去聽道的機會，（母親在日，很愛與閏三哥談道，很佩服他的話。）這是我兄妹二人的大罪。我曾痛哭求主饒赦，我猶如保羅懺悔說：「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提摩太前書一章十三節）保羅又說：「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加拉太書一章十三節）我信佛教，雖未曾殘害信主的人，但當我拜佛修行時，我曾阻止人去聽道，又很熱心勸人吃素念經拜佛和我一樣。有些老年婦人見我比他們虔誠，他們自覺慚愧，益加奮勉。這猶如逼迫人，侮慢人，殘害神的教會，我的罪何等大的呢！

多次阻止我的母親聽道，那罪尤其大！感謝主，主因我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已經蒙了赦免；感謝主，我還蒙了憐憫。主不但救我的罪，更因祂的深恩厚愛，憐憫我，救了我，不但救了我，更借用我來見證主的大愛，表顯祂的救恩。我雖是一個無用的主的使女，不得不從我蠢笨的口來榮耀主的聖名。

第二章 如何歸主

當我十五六歲時，在家除燒飯洗衣做針黹和初夏飼蠶之外，曾做些很粗的女工，賺來的錢，可以添補首飾。父親原很愛我，家中衣食周全，如需用，父親無不給我，那裏還要我做工賺錢呢？不過我生性不願懶惰閒居，每天除念經以外，頗有餘暇可以做些工作，一則可以賺點銀錢，二則可以消磨光陰，我想做人應當如此的。

我做的粗工是什麼呢？就是從苧麻梗中抽出筋來作成麻線。鄉間有苧麻綠麻，苧麻可作麻線，綠麻可作麻繩。我的哥哥在我們自己地上爲我割了許多苧麻梗堆在一起。我做時右手拿一把小刀子將梗剖開，然後如法慢慢打成麻線去變賣錢。我的身體素來柔弱，比其他女子，體力差得很遠，所以我

的腕力也差，但每天拿着小刀子割那堅硬的梗，必須用腕力的。

過了一年餘，我已十七歲，有一天覺得我的手腕有些不自然，再過數天，看見腕上發腫並覺疼痛。父親一見便知道傷了筋了，說，不好了，趕快停工，以後萬不可再做這工作，並須速速去醫治。我就此不再做這工。初則用藥膏敷擦，毫不見效，不得已去看外科醫生，一二月後亦不見效，疼痛反甚。父親與我二人心中憂急，想盡各種治療方法，但絲毫無用。那時閩三哥便說，祇有到杭州去住在廣濟醫院內醫治的一法。我胆小不敢去，我想我是一個年輕女子，如何可以獨自一人住在醫院中；父親也不放心，不讓我去。但是我的手腕一天比一天腫且痛，痛得早晚忍受不住，這個痛強逼我不得不到杭州去醫治。我便決定去，父親也覺無法可想，不來阻止。

八月間杭州張老牧師到上柏來舉行聖餐，閩三哥對他說起這事，並想附

着他的船同去，張老牧師一口答應。於是閻三哥陪了我和張老牧師同到杭州，先在張老牧師家中住下。張老師母人很和氣，待客慇懃。我見了他們二位這樣和善可親，心中頓覺信道的人真是不錯，我們那些念經拜佛的人，實在不及他們。這是我第一次思想上起了一種變化，不過我那信佛的觀念，仍是一樣的。他們二位堅留我宿幾宵，纔送我進廣濟醫院醫治。我住在女病房一間大房間內。院長是梅籐更醫生，女病房歸梅師母管的。梅醫生來看我的手，說，必須開刀纔能全愈。我聽了害怕，梅師母在旁安慰我說：「不要怕，開刀地方須敷麻藥，不會過於疼痛的，你可放心。」第二天梅醫生帶同幾個學生來開刀了，梅師母在旁幫助我。我咬緊牙關，讓梅醫生開刀，幸而不很疼痛，當即包紮好了。以後隔幾天須開視，換藥線，那倒比開刀時痛，我祇得忍受，好在換藥線那些工作是歸張保慶醫生做的。保慶先生是張老牧

師的大公郎，那時他在醫院習醫，還是學生，和劉銘之先生二人住在貼近女病房外面房間內。我疼痛難當時，病房女傭去請保慶先生，他就過來爲我設法止痛，因爲他已受了他父親的囑咐說，必須時時照顧我，不使我太受苦痛。我知道了，真是感激涕零不已。

在女病房內有陳奶奶顧奶奶照顧病人，猶如護士，他們二人面色柔善，常和病人談談，好言安慰他們。很希奇的他們二人待我格外好，格外同我親熱，不但時來和我談話，使我忘記疼痛，解我寂寞，更是在這事上那事上幫助我，無微不至，使我眠食一切都舒適。有時領我到前面花園中去受空氣陽光，強健我的身體。還有一位胡奶奶（繆頌梅師母的母親，繆師母幼小和我很好，到今天仍和我很親密，如姊妹然，）專在女病房中向病人講道，和顏悅色的對待個個病人。她對我講道時，我很不願意聽，因爲我是信佛的。

我對她說，我們邨內也有歸教的，這道理我聽過又聽了，是外國教，我不信。她對我真沒有辦法。後來梅師母，胡奶奶，陳奶奶，顧奶奶，在我身上改變方法，不多與我講道，專用愛心來對付我，事事十分體恤我，顧着我，總使我滿意。有時和我談話間，略用幾句聖經的話，引人入勝。禮拜天上午我痛癢些，他們領我到信一堂去做禮拜，下午在病房中，由梅師母或是胡奶奶向病人講道，做一個禮拜。我聽了好久，但始終沒有一句話進到我的心中，因為我已拿定主意不要聽也不要信。

感謝主，有一天我思想上突然又起了變化，這是第二次了。（今天知道這二次都是聖靈的感動。）我想我在這個陌生地方，他們不是我的親我的眷，為何自醫生以下個個都是這樣好待我，簡直和我的父親母親待我一樣；族中人待我雖好，也不及他們。這為什麼緣故呢？後來又想這必是他們的道

理好，我倒須留意聽聽看。從那時起我便留心聽他們講，覺得所講的道很不錯，我越聽越覺有滋味。他們見我歡喜聽了，更耐着心，詳詳細細對我講。我聽了一天比一天明白了，深深佩服，決意把那信佛的觀念拋去。從此覺悟以前我吃素，念經，拜佛，完全是虛假的，並且得罪了天上獨一無二的真神。感謝主，那時主已救了我了。在這裏我要加上幾句話：基督徒的愛心，行爲，比講道更要緊；我雖由聽道而歸主，但動機還在他們的好行爲。

我自從蒙了聖靈光照之後，很歡喜聽道，講的人也很快樂對我講，教我主禱文。我一學便會，不但早晚能背誦主禱文，也能自己向主祈禱。日夜專心嚮道，主在那時確救了我。那時他們因爲我不識字，（我們邨內有蒙館，我幼時母親因病不令我進蒙館讀書，又因當時教師太嚴，常用木板子打學生，我胆小不敢去。後來母親故了，閩三哥勸我到杭州天水橋教會女學校去

讀書，那時不知爲何耽延着不去，爲此我不認識字。）教我羅馬字拼音法。我學了一月便會了，拿起羅馬字的聖經來讀，竟能慢慢讀下去。我想世界上有這樣便利讀書的方法，希奇得很。我既能讀聖經，先讀新約書，內中有許多很好的教訓，我一面讀一面想。聖靈隨時指示我，叫我明白，又使我讀過又讀，發生極大的興趣。後來竟整天誦讀，讀讀想想，心中快樂得很。我從此信耶穌是我的救主，也信祂赦免了我以往一切的罪。現在我需要祂，要聽祂的教訓。那時我得了耶穌，如同得了一個至寶。

光陰過去很快，已到十二月了，我的手患經過四個月的醫治，逐漸全愈，但還未十分全愈。父親來信要我回家過年，他說，如若還未全愈，過了年再去亦可。我將信中的話對梅師母說，梅師母說須問過梅醫生。梅醫生來對我說，可以回去，但在家切勿用那手做事，須好好養息。倘覺得還未十分

全愈，可以再來醫治。我聽了那些話，心中快慰之至，於是寫信到家，叫人來陪我回去。

到了家裏，父兄見我的體力比前強健，手患已全愈了大半，他們都快樂得很，我與他們會面，也很快樂，但更快樂的，就是帶了耶穌到家中來。那幾天族人和親隣見我改變態度，不信佛，信耶穌，大家駭異得很，說：「像她這樣多年虔誠吃素念經拜佛一個人，也會被外國人吸引了去，必是吃過外國人迷人的藥，傾向了他們。」我竭力對他們說：「不是的，我是歸向耶穌，耶穌是我們的救主，祂已救了我。從前我吃素念經拜佛，都是迷信，得罪了神。」但他們那裏肯聽。我想一時和他們說不清楚，祇得慢慢對他們解釋如何改變我的信仰。

閩三哥見我已信耶穌，思想言語與前大大不同，他快樂之極，可說是

「喜而不寐，」爲我大大感謝神。在家過年，我沒有幫助家中人作什麼事，因爲父親很顧着我的手，要我的手十分全愈，所以一點事不叫我做。那倒很好，使我可以專心學道。閏三哥白天整天來教我，將耶穌的生平和祂的教訓，聖經中的故事，以及新舊約中一切要道，都給我講得很清楚。我也十分留心聽。那時我的記憶力很好，一一都記得，都能述說。感謝主，因爲祂的靈時時充滿我，使我學道進步很速。閏三哥又教我如何祈禱讀經，如何與主密切相交，如何與人往來和好，如何做一個發光胆大的基督徒，性情言語行爲應當如何聖潔誠實，還有許多關乎我作基督徒應盡的本分的話。感謝主，主加給我力量，我一一愛聽，又愛依着去行。那時我想我念經拜佛數年，真是呆笨，那裏有這寶貝的道可以聽得，可惜白費光陰不少，今天幸虧主早救我。我想時，不禁歡喜得跳躍起來，讚美主說：「主吓，你真是愛我，你的

愛是廣大無窮，不可測度，我滿心感謝你。」

我讀的羅馬字新約書，天天讀，一天比一天純熟。閩三哥去收集已編成羅馬字的幾種舊約書卷拿來給我讀，我讀到詩篇，更認識主，更與主有密切的靈交。後來閩三哥對我說，你讀羅馬字的書已很順口了，我想你還當學些中國字，我說也好。於是他每天教我讀中文的禱告文，淺而易識的要理問答書和四福音。我日夜專心學習，不以爲苦，反以爲樂。

到了第二年四月十外，張老牧師和俞國楨長老到上柏來考問慕道友，我也到堂會去應考。他們所出的問題，我無不隨問隨答，脫口而出，他們十分滿意。在這裏我要說個明白：不是我有這樣的本領，是因爲閩三哥已一一教了我；每逢聚堂會考問慕道友，他必到的，牧師長老問慕道友的話，他都能想到，所以預先盡量教我，又一再試問我，看我能答得上否。照樣已經練習

過一二個月了，所以在堂會內我是對答如流，一句也不錯。牧師長老覺得很希奇，因為在鄉間考問慕道友從未見過如此的。我有自誇否？一點沒有，我是說實話。牧師長老立即許我進教，在四月十五日那一天和另外一個弟兄名陳元金一同受洗禮，領聖餐，作了基督徒，讚美感謝主。我真如保羅所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祂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祂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提摩太前書一章十五節十六節）

那時我的手患非但還未全愈，反比回家時不好，仍然隱隱作痛，所以大家決定再叫我到廣濟醫院去住醫，我也答應去。到了醫院中，梅醫生仔細察看說，不好了，仍須開刀。我聽了很怕，但他們都安慰我說，不致過於疼痛的。第二天開刀時，我懇求主加我力量可以忍受。醫生開刀，我心中禱告，

雖覺疼痛，但還可抵擋。那時我想起前次進醫院時我是信佛，不要聽道，這次我已信主，在這裏既可以醫手患，又可以學真理，真真快樂。

有一天梅師母拿了一大包物件擺在我面前，說是送給我的，內中有外國糖果，有很好看的花布，還有別物我記不起了，總之都是值錢和使人看了最可愛的物品。我見了奇極，說，爲何將這些物品送給我。梅師母說：「這是我的一個外國朋友送給你的，因爲你是我們女病房中第一個結的果子——就是信耶穌，做基督徒了。這病房中曾經有許多人來住醫，我們一一講道給他們聽，力勸他們信耶穌，但仔細查問，沒有一個歸主的。你去年冬天在此聽道，後來決意接受，一定要信耶穌，今年已經受洗禮做基督徒。你是我們這裏所撒的福音的種子，我心中很快樂，寫信到英國去告訴他們。有一個女信徒聽了快樂之極，她特爲送你這些物件，表示她和你同在主內是姊妹。你可

以一一收了罷。」我聽了感激得幾乎眼淚都掉下來，一時無話可說，便對梅師母說，請你寫信給她代我謝謝罷。梅師母又說：「你已經歸主，必須信心堅固，品行端方，做一個虔誠忠實的基督徒，胆須放大，在人面前須承認耶穌，並須講道給人聽，領人歸主。」我一聽着，牢記在心，立志必將那些話，終身依了去做。我當時雖感謝那位英國女信徒，但心中更感謝主恩，因為主感動那人，送我這些物品；物品雖貴重，還是小事，那人在主內看我猶如姊妹，在天國裏不分國族，如家人然，那真使我快樂。我若不信耶穌，心中仍執拗着要信佛，念經，吃素，那有這樣的福份呢？那幾天我感謝主又感謝。病房中人都羨慕我得了這許多禮物，我便趁此機會講道給他們聽，勸他們快快信耶穌。又將糖果分給他們，我想我是白白得來的，也當白白捨去。

那時病房中來了一個未出嫁女子，腳上生瘡，她父親是杭州信一堂的信徒。我們二人一手一脚患病，時在一起。那女子是很和氣的。梅師母給我們二人合攝一影，必是寄到外國去的。我第一次照相，就在那時候，杭州還沒有一家照相館開起。

張師母待我很好，常來望我，常送我吃食，有時燒一碗小菜來給我吃，叫她的小女兒拿來，（那就是楊縉卿師母，今天我們還時相往來，彼此談談靈性和五十年前古事，非常有趣。）我很覺當不起她的好意。還有俞國楨先生和俞師母也常來望我，常送吃食來，我一全都記得，那時我心中總覺感恩不盡。上次我住在醫院內，他們也是這樣待我的。我又想起當時杭州長老會一位女傳道，大家叫他石奶奶，她本家中有幾個做牧師做傳道的。她是一個熱心事主和善於服事人的人，臉很和善，作事很勤力很忠心，待我猶如

待自己女兒一般，常常到醫院裏來看望我，和我談道。她見我讀羅馬字聖經非常的快，希奇得很，她說，究竟年輕的人學起來，比較容易。她教我些中國字，使我有時可讀中文聖經。她爲我買需用之物，使我在一切事上得到便利。禮拜天常來陪我到豐樂橋教堂做禮拜。我出嫁後，還得到她的幫助不少，爲我一生善待我者之一。她早已逝世到主那裏享福了，可惜她在世時我沒有報答她，所以在這裏特爲提及她，作爲紀念。

四月間進醫院，過了夏天，手患經這次開刀醫治，小心保養，到八月間已經十分復原了，梅醫生說，可以出院回家，我心中快樂。我除感謝梅醫生之外，又很感謝張保慶先生，因爲他爲我很小心包紮換藥，不使我痛，並設法使我早日全愈。我想起在這病房內身靈獲益匪淺，主待我的恩，何其浩大，實在萬分難報一分。我往各家辭行後，便回到自己家中。

我的右腕有三處曾經二次開刀，留着一個深的疤痕，至今還在，那疤痕是我得救的表記，好像主在我身上打了一個得救的記號；這記號打得真好，叫我一看見便想起主的救恩來。我對人談道時，常將我手腕上得救的記號指給人看，作現身說法，許多人看了聽了大受感動。再者，保羅在加拉太書上說：「我身上帶着耶穌的印記。」他的印記，照我想必是為主受苦的印記，我的印記，乃是受苦歸主的印記。印記的原因雖各不同，但藉此得以榮耀主是相同的。

第三章 歸主後遭受逼迫

回到家中。我心中愉快之至，我的腕力照舊，靈力尤覺加增，日夜頌美主恩。父親見我愉快，他也欣慰，見我信主歸教，他非但毫不反對，並且很歡喜和我談談耶穌教道，因為他的天性柔和而又率直。他說：「信耶穌也好，信佛也好；我不拜菩薩，我祇知做人行為須端正，說話須誠實，我從不違背良心行事，也從沒有欺侮惡待一個人過。」父親專仗行為，自以為是，很難對他談到耶穌來救罪人一端道理。閩三哥也屢次與他談道，他總是這樣答復。可惜他自信力太強，至終不肯接受耶穌，我心中十分難過！

論到我的哥哥，他的天性適與父親的天性相反，他是很剛愎而又粗暴的。當我回家那幾天之中，因為許久不見了，非常親熱，但不久便對我不客

氣了，因為我歸教之故。有一天是祖上的生日不知忌日必須祭祖，他要我燒幾樣祭菜，供奉祖先。我決意不肯，因為我已問過閨三哥，閨三哥對我說，那絕對不可以的。因此哥哥開始對着我聲色俱厲的彷彿要打我的樣兒，我一見情勢不好，趕快逃出後門往隣舍家中躲避，到晚纔回家。

我首次遭到哥哥的逼迫，整天祈禱，求主加我力量，使我胆大，不怕一切。我定了主意，以後哥哥如再強逼我不守真理，我決不從，就是打死我，我也甘願為主捨命。同時我想起經上的話，耶穌說：「你們應當靈巧如蛇，馴良如鴿。」（馬太十章十六節）我決意凡可以避過他的強逼，必須設法避免，又當學習忍耐，溫柔，謙讓種種美德。哥哥那一次見我不聽他的話，氣忿之極。後來見我處處退讓，從不與他計較爭辨，便更待我不客氣，事事與我為難。那時我並非想不到他不是我的父親或長輩；他和我是兄妹，我不應

當過於怕他讓他，我也可對他強硬一點，至少不使他過於逼難我，況且尙有老父在堂，老父又很憐愛我，我還怕什麼呢？不過記得耶穌說：「不可與惡人爲敵。」（馬太五章三十九節）「保羅說：『要以善勝惡。』」（羅馬書十二章二十一節）我想甯可吃些虧罷，凡可讓的地方，我總當讓他，希望如「將炭火堆在他的頭上」感動了他。豈知從那一天起，他對待我竟一天兇狠一天，以致我真真怕敢見他的面。

我很希奇，當我未信主之前，十八年之中在家裏我們兄妹二人早晚晤談，有時出外遊玩，十分和好；母親死後，他很願憐我，我得到他的安慰幫助不少，今天爲何向我改變常態呢？我在祈禱中忽然覺着，莫非主要將苦難來鍛鍊我，加增我的信心麼？我又想到「魔鬼如吼叫的獅子，徧找可吞噓的人。」（彼得前書五章八節）魔鬼要藉着一個人來害基督徒，這是他的慣技，

不算一件希罕的事；另一方面來說，主允許魔鬼這樣行，俾得彰顯祂的大能，保護祂的兒女得勝一切。這些思想，天天縈迴在我心中。

果然，撒但在那時進入我哥哥裏面，叫他盡量逞他的兇狡，逼迫我到難以忍受的地步，我真爲他可惜！那時他去認一個女巫爲母，常叫那女巫到我家來。有一天那女巫突然進入我家，哥哥用笑臉去迎接她，她見了我便露出一副怪張可怕的臉和歪斜的眼，細細對着我看。我因爲不認識他，並且見她這樣的臉色，竟不去理睬她，趕快進到自己房裏。我走時聽得她對我哥哥說：「你們家門不順，都因爲你的妹妹歸了外國教，將來必有大禍臨到。」哥哥聽信她的話，問她如何辦法可以免禍。她說：「必須常供佛像，早晚跪拜，又須請一班老婆婆來念經。你家有鬼，常須祭奉，那些鬼便不來攪擾你家，否則，你們都將患病遇險，七顛八倒，全家不安。再者，你們的祖宗在

那裏哭，恐防沒得羹飯吃了，所以你們須常常祭祖，不可忘記。」那一套胡言亂語，我聽了知道不好了，我住在家中，將要受到更厲害的逼迫。我雖這樣想，但心中毫不懼怕，因為相信主必保護我，在試練之中必為我開出路。哥哥聽信那女巫的話，竟一一依着去行。

父親有時出外經商。有時在家，但在家的日子多，因為他已年逾花甲，我不願他常在外地作客，也因為他在家中，哥哥不敢十分放肆幹那些邪事。當我父親出外時，哥哥去邀了幾個老婆婆來家念經，有時湊成一桌八個人，我聽了討厭得很。回想一年餘以前，我也照樣在家念經，雖是一個人輕輕兒念，但究竟和他們有何兩樣，主若不救我，我今天也許會坐在他們中間一同念的。那時我滿心感謝主救了我，同時也懇懇切切求主救他們。我不敢對他們講道，一則他們決不愛聽，反將罵我，二則哥哥知道了更要兇待我的，我

想我當見機罷。

老婆婆來念經，祇須不理他們，我做我的事罷了。所難當的，就是哥哥常常要祭祖祭鬼，強迫我燒菜燒飯，那我可不能依他。如何辦法呢？祇有離家到同族或隣舍那裏去討些飯吃。當然他們留我吃飯，不致推辭，但一二次還可。哥哥常要趕那事，我沒有一次不避走，給我飯吃的那些人家，日久生厭，似乎也幫着我哥哥說話，叫我不如此固執，一面信道，一面依了哥哥的話去做，兩面圓到是了。我聽了心中難受得很，我立志必須做一個剛強的基督徒，萬不能容讓順服我的哥哥，得罪了神。我想起彼得約翰說：「聽從人過於聽從神，在神面前合理否。」（使徒行傳四章十九節）

那女巫常到我家來，沒有一次不露出那一種怪相，向我注視，我知道這是魔鬼所作的事，因為我詳細問過閩三哥，他對我說得很清楚。我見了她一

點不怕，我想我是主的兒女，有主和我同在，你當畏懼我，我不當畏懼你，所以我也正色的朝着她看。她倒沒法，祇有轉過去和我哥哥談話。我做我的事，不去理她。她去後，哥哥罵我很厲害，我聽憑他罵，閉口無言。魔鬼再三再四不放鬆我，藉那女巫想出許多方法來使我爲難。她在供佛念經祭祖祭鬼那些事上打我不倒，想從我事奉我的神那件事上來逼難我。我將當時經過情形，來約略敘述一下：

我吃飯時閉着眼感恩祈禱，哥哥故意高聲大喊，擾亂我心。日久也慣了，我毫不在意。我每晨讀經祈禱，非常誠懇。有一天我想在房中祈禱，或許有人來敲我房門打斷我的祈禱，所以進入房後面一間堆稻草間內去祈禱。豈知哥哥因爲有一件事不知要問我還是要我去做，我忘記了，他性很急，各處找我不着，後來在那裏被他找到了。我正在懇切祈禱，一點沒有聽得旁的

聲音，哥哥見了我，不問情由，用他粗壯的手，重重打我幾下，他便走了。我仍照常祈禱，禱畢出來，若無其事。又記得有一天早晨我在自己房內關上門祈禱，哥哥要我去做一件事，敲我的門，我不答應，因為我想祈禱是對神說話，不能中止的。他不肯略等一等，竟大動其氣，將房門跌開，一鄉間的門是不堅固的）拿起門門打我，我臉上打出許多血。房門壓在我身上，撞痛我的頭，那一次覺得疼痛非凡。他走了，我起來將血止住，身上疼痛求主醫治，一、二天後痛止了，仍復照常做事。那時我感謝主使我在這種壓迫之下，度我奮鬪的生活，忍受一切苦難。照這樣我受哥哥的打，不止三五次；他一次破例，胆更大了，步步欺入，但我毫不向他計較，因為我想他是我的同胞，又因我既信主，知道主要我學習忍耐。並想到經上說：「不要以惡報惡。」（羅馬書十二章十七節）更要緊的一句經言，是耶穌說的：「人的仇

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馬太十章三十六節）那句話我是深深記在心中，所以遭受家中人的逼迫，我不以為奇，反以為這是當然的事。又想起耶穌說：「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馬太五章十一節十二節）聖經上還有許多類乎此的話，我一一去查閱，記在心中，以便臨到患難時，將這些話，作我的安慰。羅馬字的聖經，那時我讀得很快，所以極容易檢出那些話來。

我時時為我哥哥懇切祈禱，求主不使魔鬼纏住着他，因為我知道他素來不是這樣兇惡的。又求主快快釋放他，使他痛悔己罪，相信耶穌。我為他流淚痛哭大聲禱告，渴望主俯聽我的哀求。後來果蒙主垂聽，感化了他，在他未去世之前做了基督徒，下文再提。

現在再說到在我事奉我的神的事上，哥哥逼迫我。每逢主日無論風霜雨雪，我必到禮拜堂去崇拜主，並且全日謹守，因此吃我哥哥的苦不少。但我定了主意，在這事上哥哥任何方法要阻攔我，是不能的。那時主日禮拜神的地方在沙灘頭曹家，離我家約有二三里，每次我和別個信徒坐小船去的，早晨八九點鐘去，到傍晚五點鐘回家，有時早些。正式禮拜在上午十點鐘，下午三至四時也有禮拜。禮拜前後，大家習字學道讀經和練習唱詩，非常有趣。信徒或慕道友在那裏明白主道，也非常迅速。那時沒有傳道人，大半是閔三哥主領的，有二三人幫助他。以前有張葆常牧師在太平橋傳道，沙灘頭也傳過道的。後來有陳金鏞牧師在沙灘頭曹家開辦的教會學校教書，主日也帶講道。這二位牧師人很謙和誠實，少年老成，又有學問，善能講道，感動了許多人。那地方教會中人都愛戴他們，我也常記念他們的工作，為我母會

感謝他們。禮拜日既有這樣的聚會崇拜，我在六天內，天天望禮拜日來到可以前往禮拜。六天中我是盡力操作，不敢怠忽。哥哥有時偏要我在禮拜日早晨爲他穿的衣補一個小破洞，我那裏肯呢？我謹守第四條誡，安息日無論何工都不可作。哥哥氣極，難免挨他的打，我揩淨眼淚，便去禮拜，從不對人談起。有一次哥哥在禮拜日爲種田工作煩忙，多雇幾個工人相幫，買了菜來已不早了，要我燒完了小菜，然後可去禮拜，但那裏來得及呢？我心急死，因爲九點鐘以前須和人同坐船去的。若是一個人走了去，我是不慣的，因爲在田埂上行走很艱難，並且路也較遠。那時我覺得千難萬難，不敢與父親商量。爲此在那一年夏天，有一次不去禮拜。不去禮拜那一天上，哥哥暗中笑我，我心中難過之極，吃飯也無心了，背着人流淚，向主懇切求赦免。但我記得祇有這一次。若說我太軟弱，也可以說的，但我是左右爲難，一時不能

去委托人代做，因為家家都很忙的，況且那事是突如其來，不及提防。後來我便和父親商量，要他幫助我，為我設法。父親很愛我，幸賴他的幫助，以後不再遇到同樣的事。有時禮拜日下午四五點鐘回家，日短時覺太遲了。到了家中，遭我哥哥大罵，若不謹防着，難免受他的打，我是嚇得一點不敢作聲，趕快去燒夜飯。飯後再聽哥哥罵聲，我終不開口，因為想到經上說：「祂被罵不還口。」（彼得前書二章二十三節）我當效法耶穌。總之，在守安息日的事上，還有許多受到哥哥的阻擋，辱罵，毀謗，毆打的地方，不能一一述說。魔鬼用人攻擊主的兒女，每每如此的。感謝主，我始終不畏強暴，用信心作盾牌來抵禦，眼中雖常流着淚，心中倒很快樂，想到「我配為主名受辱。」

一而再，再而三吃哥哥的虧苦，父親也常看見的。父親屢次訓斥我的哥

哥說：「你不能這樣欺侮惡待妹妹的。今天有我在，我萬不能讓你罵她打她，你再要打她，我便打你。況且她在家猶如作客，你當客氣待她。」哥哥倔強得很，胆又大，不待父親說畢，早跑走了。父親年老力衰，壓服他不住，向他硬說軟說，他一句不要聽。父親也爲我躺着許多眼淚，我反爲父親傷心。閏三哥見我如此遭逼，一面用經言安慰我，壯我的胆，一面去勸哥哥，用好言用重言一再對他說，他竟置之不理。

那年冬天張老牧師前來施洗講道，父親和閏三哥托他勸我的哥哥，希望由牧師出面，厲言斥責，或許能使他胆怯，不敢再任意妄爲。豈知哥哥早已料到，一聽得牧師到了，便躲在朋友家中，直到牧師走了方回家。父親看了那光景，便對張老牧師說：「我的女兒已歸了教，可算是你們教會中人。她在家遭受哥哥的逼迫，我年已老了，沒有制服我的兒子的力量。請你在杭州

或雷波物色一個青年人，使我的女兒早日出嫁，我纔安心；物色的人，你看爲對的，便代我作主罷。」張老牧師答應走了。不久在杭州向周家說親，一說便成，那是出於主的旨意。

第四章 嫁後回憶

當我二十一歲二月二十七日出嫁，到今年二月二十七日，適足五十年。西俗名爲金婚。我的外子周牧師長我一歲，今尙健在；我患了四十八年的病，死裏逃生。（詳見下章）我們二人年逾古稀，白髮偕老，同心事主，怎麼不要高興快樂，讚美感謝主的鴻恩麼？

回想五十年前來歸周家時，祇有外子一人是基督徒，他的父母兄嫂弟妹親鄰沒有一個信主的。那時我們二人處在這環境中做基督徒，似覺很不容易。但倒不然。公公婆婆待我很好，常說我的母家不在杭州，我們更應當照顧她。妯娌間也很和睦，姑娘還小，和我很親熱。那時一家老小都是同居的，實行大家庭制度，從未聽到彼此有齟齬的事，我心頗覺快慰，感謝主

恩。公公雖未信主，但從不反對基督教，他是醫生，上午須在家應診，下午有時到禮拜堂去聽道。禮拜日禮拜時間到了，他反催促我快去，我心中覺得在這裏守道比在家容易。

五十年以前中上級階之家，青年婦女獨自在街上行走，很少看見。密月內照杭俗不能出門，那不必說。後來每逢禮拜日上午，女傳道石奶奶來陪我同到禮拜堂去，街上行走，覺不着什麼不便。過一二月後，石奶奶有時須出外佈道，或須照顧別個女信徒，不能常來陪我，我祇得一個人走到禮拜堂去。其時風氣未開，外子在街上和我同走，給鄰友談笑取樂，他年輕害羞，不肯和我同去，我說我一個人去也不妨，因為我做基督徒在事奉主的事上素有胆量。我家離禮拜堂原不到一里路，但一走出門外，那條街上店內的人多半似乎認識我的。他們看見我一個人行走，大聲喊着說：你們來看一個歸教

的新娘子。說說笑笑，那一種調笑並帶着譏諷的語氣，的確令人難受。我雖不怕他們，但兩頰渾紅，巴不得快快走過那條街。那時我想做基督徒不是有這樣困難，便有那樣困難，然而我因愛我的主的緣故，一切的困難，都須勝過它，所以以後我一個人到禮拜堂去，任人談笑，我走我的路，毫不介意，日久倒也慣了。或有人問我何不帶一個阿媽同去。那話原不錯。不過一則到禮拜堂去帶着阿媽，我以為很不像樣，二則我們中人之家，阿媽須留在家中作午餐的，那有工夫來陪我呢？

我在家中有時也遇到守道的艱難。婆婆對於祭祖一節，非常慎重，禮節又很繁多，我同住在一處，遇到祭祖之日，總覺有點不方便。在母家時我可以避走，至多受哥哥一頓罵便了，但在這裏，無處可避，避走又很失體統，就是避也不勝避，因為一年之中至少要遇到十餘次。尤其在年終時，不但祭

祖，還要祀神。那時我覺得在這一件事上比在母家，尤難應付。婆婆雖不強我跪拜，但燒祭菜，擺杯筷，預備香燭元寶銀錠等，有時他們因忙不過來，叫我在小事上幫一幫，如擺杯筷之類。但我如何能依呢？我拿定主意，無論如何不能遵命。我求主加我胆量，不要因為怕難為情，就隨便幹一幹。我立志無論遭人譏笑，辱罵，甚至受到痛責，必須清清潔潔保守真理，不為所屈。一次不遷就他們，到第二次就不叫我做了，難關便勝過了，就是聽到些怨詈聲，作為不聞也過去了。因此我想到做基督徒在第一重難關上尤須用力，絲毫不能放鬆，必須得勝了它。這樣，信心纔有基礎，胆量也愈增加，魔鬼雖大事攻擊，也無所施其技倆，這是我生平所得的經驗。

婆婆對於祭祖那件事，可說不很與我為難，但平日與我在真道上的爭辨，有時反對得很厲害。譏刺我，冷笑我，說我年幼無知，去歸洋教，太不

值得。又說：「我們雖不是縉紳之家，但也算是上等家庭，像你這樣一個年輕的人，獨自在外面跑，失去少奶奶的身份，親友見了難免要笑我們，所以以後禮拜堂還是不去或是少去爲是。」這樣的話，說過又說，冷嘲熱笑，令人難受。但我平心靜氣，和顏回答她說：「我自信主以來，對於崇拜主那件事非常認真，不敢輕忽，因爲這是神的誡命叫我們謹守安息日。我們到禮拜堂去歌頌，祈禱，聽道，以心靈誠意虔事真神，是一件極好的事。至於我在外面獨自一人行走，亦不過到禮拜堂去和來，我覺不出有何丟我家的臉。我們中國在禮節上束縛了人的自由，尤其對於女子，數千年來造成人類的痛苦。我們信主的人，有真的智慧，必須解放它。婆婆以爲如何。」她聽了這些話，倒答應不出來，對於末了一段話，尤聞所未聞，不知如何與我再談下去。她談來談去，總是說年輕女子不能在外獨自行路那一套話。婆婆人極忠

厚，又很體恤小輩，見我身體柔弱，不要我過於操勞，我十分感激她。我們早晚在一塊兒，常常隨便閒談，談到真道上，我是盡我所明白的，講給婆婆和家中人聽。主給我胆量，我毫無畏縮情狀，因為我想這是我做基督徒應盡的命分，我應當引導他們歸主。

那時要領人歸主，很不容易，因為一般聽道的人當不起親友們的嘲笑辱罵，又自覺上等人家去歸洋教，也真說不過去。有兩件事，為當時人們歸主的障礙：一是祭祖。祭祖一節，確是大問題。教外人硬說我們歸教的沒有祖宗或說忘記祖宗。我雖由根本教道和他們談，但他們終聽不進去。這也怪他們不得，除非主的靈啓示感化他們；靠人的解釋，真說不上，我在那時深深覺察的。二是守安息日。謹守這日，確是一個難題。當時教會中祇有小規模的學校醫院，裏面任職的人不多，那些人大半是基督徒，守安息日不成問

題，但外面工商界中人，要他們在安息日停工停業，十分爲難。也除非主賜給他們真正的信仰方可。所以我提到這兩件事，因爲我已看到在當時我們家中的人以及親友所以不容易信主，是爲這些緣故。

婆婆不久逝世了，她爲人賢淑，可惜至終未信耶穌。她故後，公公在禮拜日下午遇到空閒時仍往禮拜堂去，不是去禮拜神，乃是去聽聽道。我心中也很快樂，希望他由聽道而明道，明白了能信耶穌。張老牧師常到我家來看我，對公公和我家中人講道，極力勸他們信耶穌。此外還有一位周耀先長老也常到我家來。他也善於領人歸主，平日常到本會各信徒家去看望他們。遇有病的，善言勸慰，又代爲祈禱，遇到真正貧苦的，暗中調濟他們。他到我家來時，常帶了小本聖經，讀幾節經言，用淺明的話講道給大眾聽。公公也愛和他談道，所以他在我家曾撒下福音的種子，我很記念他。我家後來自

公公以下，差不多全家歸主，都因我們教會中如張老牧師周長老和其他熱忱信徒個人佈道工作以及祈禱而來的。至於教中人，外子和我爲公公祈禱經十年之久，容後再提。

現在論到我出嫁時與老父分離的艱難痛苦，真是一言難盡。當年冬季回娘家住了一個月，見了父親，那一種孺慕之忱，難以形容，因爲自母親故後，十年以來，全仗父親的撫育教誨，得以長大成人，我是很愛戴感激他。住在娘家時，巴不得光陰慢慢兒過去，使我得與父親多談談。我因他年老了，更迫切的勸他信耶穌，他似答應非答應。我也無法，祇爲他力禱，求主救他。哥哥見了我很客氣，看他似乎追悔從前對我無禮，這次回家時十分好待我。一個月期限滿了，打算要雇船動身回杭州去，我對父親的依依不捨，尤比出嫁時加幾倍。離家前一夜，流淚痛哭不止，似乎這一次是和他生離死

別的模样，傷心得了不得。我不知不覺作這樣想，一回兒又不忍作這樣想，於是昏沉着睡熟了，一到天明須下船。心中的悽苦，難以隱忍，然又不敢流下淚來，祇得強作笑顏，與父兄和族人作別。可憐吓！果然，這次離別了父親，從此不再和他見面談話了！我心傷悲！隔一年的春天，父親逝世的噩耗報到家中，那時我已有了_一個小孩，第二天早晨與外子并小孩一同趕往奔喪，見了父親，大大慟哭一場，心中如被刀割裂一般。

哥哥在我父親故後結了婚。可憐父親在日沒有兒媳服事，我心難受。哥哥在我出嫁後一年餘，改變了思想，竟隨着大眾到禮拜堂去聽道，後來慕道，痛悔前非，受洗禮做了基督徒。這個喜信傳給我聽，我心中快樂之至，感謝主俯聽我的祈禱。哥哥特誠到杭州來，在我面前痛哭流涕說：「妹妹吓，我從前惡待你，使你受了極大的痛苦，十二分對你不起。我實在自己也

不知道爲何我的性子暴躁到那地步。今天我特來求你饒恕。」說畢，似乎要跪下來的樣兒，我趕快止住他，說：「哥哥，我決不會向你計較的，你是我的同胞，現在你已做了基督徒，我心中的快樂，真真形容不出來，你千萬放心罷。願你做一個敬虔誠實的基督徒。」當時我想起約瑟十個哥哥們向約瑟求饒恕，約瑟哭了，用善言安慰他們。我也幾乎掉下淚來。天性使然，凡在基督裏面的人都是這樣的。我很快樂我能效法約瑟的模範。

可憐吓，哥哥在結婚那年冬季逝世了！與父親同年過世。嫂嫂既無後嗣，改嫁了，田產分給了堂姪們。

第五章 患病

前章提及我患病到四十八年之久，就是從二十三歲起到今天。我自己也覺希奇，像我這樣的病體，竟能支持了這許多年。但仔細一想，覺得主在我身上必有奇妙的旨意：一則主要藉着一個身體軟弱的人彰顯祂的能力。如同保羅說：「主對我說，我的恩典殼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九節）二則因我身體軟弱，更多得機會讀經，祈禱，與主作密切的靈交。三則我的信心因我的病患逐漸加增。我能不能因我的病患感謝主麼？我從來沒有因患病作何怨言。每當病重時，我將我的身體靈魂交付主，隨主的旨意而行，心中平安快樂，因為深信凡事是出於主的。

回想這幾十年之中，尋常患病，不必提起，但有多次曾患極重的病症，照人看來沒有挽救的希望，醫生也無能為力。主用祂的大能一次一次從絕望之中救我出來，使我重見天日，再得在世為人。我能不歷歷述說在我幾歲那年上患了重病，得慶更生，榮耀歸給主麼？

一，二十三歲秋季，因小產開始，從此竟患了一生的疾病。除一個時期外，沒有一天爽爽快快做人。一晝夜之間，至少有十五六小時臥在牀上，我自己想想也太可憐了！現在說到那年因照顧我頭生的女孩慶會，又須做家常事務；最大的原因，還是我的身體素不强健，所以患了小產。起初安臥在牀，不覺什麼。過十餘天以後，腹中痛得不可當，經中西醫診察，斷係子宮得了病。趕快醫治，但天天腹內疼痛，服藥無效，子宮內敷藥亦無效，熱度漸高，食量大減，經過一月餘，已到奄奄一息的光景。醫生亦覺無法可施，

家中人都着了急，并看爲不可救藥了，祇得預備後事。我亦以爲將與世長辭了，看看小孩纔過週歲，想起我當年失母已經十一歲，現在我的小孩週歲失母，比我更可憐啦！那時我求主說：「我將我所愛的孩子交給你，求你顧着她，栽培她，使她長大以後，做你所喜悅的兒女。」哀求的時候，枕上濕透眼淚。我已將我的靈魂交給主，心中平安，但看看青年丈夫，週歲嬰兒，實在不忍分離。那時淚如泉湧，心如刀刺，人世間的悲慘，可說是沒有比這更大更深了！感謝主，在垂危之中，不知不覺逐漸好轉，脫離險境。家中人不了解我如何得能化險爲夷，連醫生也莫明其妙。那時張保慶醫生和別個醫生一同醫我的病。承他們的情，是竭盡心力的，但因疾病太重，他們也束手無策。危險時期過了，我專請張保慶醫生一人醫治，到了十一月間，疼痛差些，但子宮症不能完全治愈。我天天臥牀，雇傭婦領小孩，小孩走到我牀

邊，我心中快樂，感謝主救命之恩。又對外子說：「主的恩何等浩大，主的愛何等奇妙，當我命在旦夕間，主俯聽你我哀悲的呼籲，使我起死回生，主是應當讚美的。」我們二人向主深深致謝並求主使我十分全愈。

二，那年十二月間，公公與張老牧師談到我的病未全愈，過了年想送我到醫院中作長期的療治。當時力托張老牧師設法。張老牧師便想起蘇州博習醫院，那裏長住醫治較有希望，同時想起若能在蘇州爲外子找一個地位，那就方便了。於是寫信給他第二個公郎葆初先生，（葆初先生是外子的同學）承葆初先生的情，一切代爲辦妥，使外子在教會學校擔任教員，我可以進醫院住醫。第二年正月間，我們到蘇州去。我立即進入那醫院，由西醫柏樂文悉心醫治。柏醫生說：「這病要望全愈，至少須在此住一年，但究能全愈否，現在我實無把握。」我聽了亦祇得耐心住在院中，讓柏醫生天天用各樣方法

醫我的病。服藥許久，又經過醫生各種手術，到了年終相近，柏醫生請外子到他家中細細說明這病是無法可醫的，並斷定這是一個不治之症，祇有托在主的手中，由主的能力來醫愈她。外子當時不敢對我說這話，恐怕我因着失望，加重病體。那時我們想回杭州去過年，所以就出醫院。我是不得已離開那裏，因為我時常問醫生我的病究竟如何，他終沒有一個決斷的答復。豈知他已認為不能醫愈的，我有時也似乎聽得出他的意思來，所以定了主意便出院了。

三，次年我二十五歲，那年整年在杭州，仍請張保慶醫生醫治，有時輕些，有時重些，我也祇有聽憑它是了。但到病重時，小腹上似有一個塊凸起，隱隱作痛，痛得很厲害。痛到無法可止時，我默默求主止我的痛，痛果然止了。後來除用人工醫治外，我得了這祕訣，就是一心懇切求主醫我的

病。二十六歲那年正月，我又帶了慶曾同外子到蘇州去，因為外子仍在那裏當教員。一天我再到博習醫院看柏醫生，柏醫生見了我似覺駭異，想不到我還能延長生命到那時。就叫我仍留在院中醫治。經他仔細診察後，認為不是一個不治之症，還可設法試醫。於是多次用新式治療手術，盡量醫我的病。經過六個月之久，病體照常，毫無進步。再由其他西醫爲我設法，也未見有何功效，姑不多述。現在要提到一件事：就是在四月間我痛得很厲害時，有一天早晨醫生開方用一種極重要的藥，祇可服二釐，院中新來了一個學生，配方時竟看錯了分量，配用二分。服後不多時腹中絞痛異常，臉色頓然改變，神志也不清楚，脈搏起了變化。上午院中門診極多，學生們已隨診去了，我一人在牀上呻吟多時，要喊叫也喊叫不出。幸爲一傭婦所見，趕往報告。醫生急來視察後，驚愕之至，以爲病情何至如此迅速到危殆的地步。經

醫生詳究之下，知道了誤在十倍重的藥，亦覺失色，大大斥責那學生。一面趕快用洗胃方法，一面着人叫外子帶同小孩來院，以防不測。正午外子趕到，見我如此情形，不禁墜淚。院中諸醫在我房內細察，在房門外互商救急方法。醫生時時診我的脈，驗我呼吸，並隔數分鐘由我喉間灌注藥水。直到下午四點後醫生纔報告說，脫了險了。大家放心。聞說當醫生前來視察以後，五六小時中，那病房內（我是住的包房間）醫生學生以及傭婦都寂靜無聲，緊張非凡。我那時似已失去知覺，雙目緊閉，手足柔軟，祇覺胃中及喉間很不舒服，因為時須嘔吐之故。那晚還不能言語，到次日方能開口，自己家中人在我旁邊，也到次日纔能辯認。那種兇險情狀，過後院中學生們告訴我，我也覺得可怕。那個學生向我再三道歉，我說這是無心之故；我用好言安慰她。感謝主，我遭到這一種意想之外的危險，得以挽救過來，不但使醫

院免去不名譽，也使我再繼續生命。絕處逢生，出於主的特恩。

四，當我三十七歲那年又患了重病，在上海西門婦孺醫院內醫治。論到過去十年中，我的病是一年一年硬挨過來。有時在家靜養，有時進入醫院住醫，好在雖無進展，但不過於沉重，有時臥牀多日不能起來，有時亦可在外行走。我住在那醫院內，由一個最著名的女醫生——就是盧醫生，醫治。她確是很當心醫我的病，不過那時我不但子宮的病大發，又患了別種病症。醫了許久，子宮疼痛不止，身體逐漸衰頹下去。病勢一天重一天，盧醫生不便又不忍回復我。但我住在院中，既絕少希望，那時我決意離院。盧醫生實處在兩難之間，因為她的愛心很大，捨不得我出去。她對外子說，出去是難有希望的，還不如在這裏試試看。我想若是神旨已定，要我歸到天家，死在醫院，不如死在家中。回到租屋內，有人說姑且去請周亮亭牧師醫醫看，因

爲他是精於中醫。他初來診治時，絕無把握，但他心很細，胆又大，用藥分量很重，確是對症下藥。兩星期後，已有轉機，痛竟漸漸止了，熱也退了，不上兩個月能起牀在房中步行了。頭髮脫去大半，究竟是何病症，我那時實不明白。後來經過三個月的醫養，纔恢復原狀，但子宮病還是不能全愈。感謝主，我又獲更生，真是出於意料之外。次年盧醫生在途中遇見外子，問起我如何，外子說，她還在世上。盧醫生似覺駭異，但爲我快樂。過幾年後我去望她，她見了我十分快樂，大大恭賀我。我很感激她。我想起那次病重時，我的神志很清，自以爲必無生望，流着淚對我女兒慶曾說：「姆媽將要離開你歸天了，你須做一個好人，我箱子裏有二百塊洋鈔給了你。」慶曾哭着說：「洋鈔我不要，姆媽我要的。」這種傷心的話，我的主已聽到。主愛她，使她的姆媽今天還在，她所要的主已賜給她。我也爲她感謝主。

五，光陰過去了十年，到我四十七歲那年上，又患重病，不是子宮病症，因為我到了這年齡，又經過種種的醫治，子宮病症十分已全愈了九分。那十年中先得了胃病。胃病瘳些，竟患頭暈病。頭暈病到今天還不時要發。好在我的心房，肺部，以及肝腰等一無疾病，醫生說因此我得能延長生命。那一年春天患頭暈病甚劇，外子在上年冬天因事到美國去了；慶曾於一月一日出嫁後和女婿張天寵也往美國去了，賸我一人住在之江大學山上家中，舉目無親，不料那症驟發，况較沉重。那時請張保慶和包金琳二醫生來醫，醫了一月，還是那樣。我又因偶一不慎，一隻右手傷了筋，舉不起來，加增我的痛苦。幸有一位潘老太太（潘士釗先生的母親）年已六十外了，到我家來陪伴我，承她照顧，得益不少。這位老太太曾任長老會女傳道多年，事主事人，非常忠心。人又溫和，我們向來如母女看待一般。這次她來幫助我，我

很感激她。又很感激在之江大學的一位西教士裘德生先生。他見我一人病多時，代我作主，送我到杭州城內廣濟醫院去醫。我胆小怕臥在牀榻上抬下山到醫院。裘先生走在我旁邊，從我家伴送到醫院，相距約二十里，出於他的愛心，西國朋友中難得像他那樣的。我到醫院內，感覺到醫院我是怕住了，於是和醫生商量，許我住在鄰近陳鑑良先生家中，每天由醫院中一位葛醫生來看我的病，這也全仗裘先生的力，方得如此通融辦理。鑑良夫婦二人，本認我爲寄母的，服事我很周到，因此病得以逐漸減輕，我很感激他們。一月後移到張老牧師家中去住，直到外子四月間回國。張老牧師，保慶先生和保慶師母以及他們家中人，待我很好，看我如自己家人一般。那時我想起第一天到他們家裏直到今天，三十年之久，受他們的恩惠不少，也真可說無以報德。主的恩在我身上確是大極，這次患病，家中親愛的人不在身

旁，但主爲我預備這許多很有愛心的人幫助我，善待我，使我這一場重病，又獲轉機，我滿心感謝主。

六，再過十二年，我已五十九歲了，這十二年之中，因爲我曾出外休養了一年餘，所以身體比前稍健。但那年又得重病，除頭暈病外，耳中生瘡，爲生平所未患過的，勢很兇險。其時正當革命軍進杭州城先一二月，城中頗不安靖，我在那時患病，很不方便。革命軍進城後，常聞外間喧嚷聲，我很胆怯，因此病竟患了六七個月之久。耳中的瘡，經張保慶和阮其煜二醫生醫治，一月後全愈了，但頭暈病確是難醫。那年春令天氣嚴寒，我的病遇到天冷，尤不易治，直到夏季方纔全愈。又渡過一難關，不是主的大恩麼？

七，隔兩年我六十一歲，冬天十一月間胃病頭暈病一齊發作，天氣很冷，病更加重。那時張保慶醫生已逝世歸天了，鍾更生醫生來醫我的病。鍾

醫生，我叫他四弟弟，和我們過從很密，他上面一個哥哥名幼生，我叫他三弟弟，和我們很親熱。已早逝世。當幼生弟弟病重我去望他末次握手離別時，他坦然對我說，天堂再會。那夜便離開世間。鍾醫生一請便來，一次一次爲我病症想盡各種醫治方法。說也希奇，病勢竟天天加重，我的頭和全身難過得不可當。家人驚惶失措，除醫治外，惟有所禱一法，教會中人爲我懇切祈禱，我也照樣將我的身體靈魂交付主，心中安然。當我病很重一天夜間，家人輪流陪着我。到後半夜他們睡熟了，我也睡過去，作了一個很長又很清晰的夢，讓我仔細來述說一下：我夢見一個很高的城牆，又有一個大城門，城門上寫着有福之地四個字。兩旁各站着二人，一高一矮，貌很莊嚴。我向城門望進去，好看無比，生平從未見過這樣好看的地方。我胆大要進去，守門的兩個人說，你須背聖經，方可進去。我不假思索，隨便背誦說：「蒙我

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爲你們所預備的國。」（馬太二十五章三十節）兩個人說，好，你進去罷。我一進入，覺得身輕如燕，舒服得很，快樂之極。看看脚下所踏的好像黃金鋪地，而又軟如地毯，走在上面步履輕鬆得很。抬頭一看，有無數天使張起兩翼向着我一扇一扇的似乎歡迎我進去的样子。我對於那一切，倒不在意。所快樂的，就是遠遠望去，見一個輝煌燦爛，光耀奪目的所在。耳中似聞說耶穌在那裏。我一知道，便飛步上前，口中不住的說：「我要見我的救主耶穌。我是很愛祂的，今天我非常快樂，能親眼看見祂。」越走越近了，上面兩旁天使展開翼翅也越扇越加勁兒。當我走上前正看見那五色繽紛，明亮如日一般的華貴寶座時，忽然那寶座不見了，我主耶穌也終於沒有看見。我很覺失望，仍呆呆立着不動。那時景象大改變，天使也不見了，祇看見有一個人站在我面前，我認識這是幼生弟，

我便說，現在我們天堂再會了。他說：「你現在不能到這裏來；你還須回到世上爲耶穌作工，你的工作完畢，纔可上到這裏來。」話說畢不見了，只賸我一人在那裏。我祇得回轉，走到城門口看見那二人還站着，見了我和藹可親，彷彿要和我談話的樣兒。那時我認出一位個子高的是彼得，一位個子矮的是保羅，因爲他們有名字寫在上面的。後來我便背着城門往前走。走了不遠，忽聽見號淘大哭的聲音，慘不忍聞。我非常害怕，毛髮悚然，大胆着過去一望。見一個大洞，洞口寫着有禍之地四個字。朝裏一看，那一種悽慘悲痛，不能用言語形容的苦况，使我一嚇，便醒了。醒時我將夢象回憶，歷歷如繪，絲毫不會忘記的。我又睡熟了，這一睡竟睡到上午十時，醒後覺得頭暈病瘥了，全身也不覺疼痛，身體如平日一樣，我心中快樂感謝主。那時見外子坐在牀邊，我對他大笑不置，他莫名所以，反吃一驚以爲我

的病勢有何改變。我對他說，主已經醫愈我的病，現在我的頭部和周身都很舒服，這場重病已經脫體，你不必怕。後來我將夢象一一述說給他聽，沒有絲毫失落。他爲我快樂，我們大大讚美感謝主這一次又救了我的恩。家中人知道，得了安慰，教會同道聞得我全愈了，爲我感謝主，遠近親友也快樂非凡。我不敢比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保羅說到「一個在基督裏的人，他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或在身外——在樂園中聽見隱祕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那是一種真的被提，我不過是見夢象，但讀到使徒傳二章說：「在末後的日子——老年人要作異夢。」我是老年人作異夢，夢象如此清楚，豈不是應驗聖經上的話麼？所最奇的，就是得了這個夢後，病忽然全愈了，這不是人能解釋的。鑪醫生那天下午來看我的病，也說好了不少，所以照我想，決不能說這是那尋常作的夢，毫無意義的。有人說，日有所思，夜有所

夢，固然。但幼生弟的事，那時我確未想起，這不是日有所思，而確是異夢。在末後的日子向老年人顯現。這次患病又蒙主用奇妙的作爲醫愈了，使我親眼看見祂的神蹟；主又鼓勵我再到世多爲祂作工，直到工作完畢然後可以永久安息。主的恩在我身上何其大呢。

八，隔三年我六十四歲了。上一年冬天因天氣極冷，我終日臥床，到了春天二三月間忽然患重傷風，來勢很猛。那時痰向喉間上湧，幾乎塞住了喉嚨，喉間痰聲，猶如沸水在火鍋上作聲一般。熱度又很高。外子適因事往南洋去了，祇有我的女兒在旁服事我。她爲我的病非常忙碌辛苦，又非常憂急，仍速去請鍾更生醫生來醫。她對鍾醫生說，父親不在家，母親病如此重，請你盡力設法醫治。當我病很重的那天下午，鍾醫生到我家來直到晚間十時纔回去。他看我病確是十分沉重，也覺胆小，叫我的女兒發電到南洋促

父速速回家。一面爲我打一很着重的針，使痰往下瀉，不致湧塞喉間。果然，那針打下去，效力很大，到後半夜痰便漸漸鬆了，向下瀉了。次晨喉間舒服，咳嗽也差，人能安臥了。病體從此日輕一日，但又臥牀兩個月。那次我很感激更生弟爲我如此出力。這次病到極重時，我對主說：「主吓，三年前你鼓勵我在世爲你作工，我很慚愧這幾年內未曾爲你做何工作，祇有時時爲人祈禱。現在你果要我回天家麼？我願與我的外子在世再會一面，求主俯允我。」不久外子回家，我尙臥在牀上，身體軟弱得很。主俯允我的祈求，使我們再得相會，又使我彷彿由死復生，我們二人又大大感謝主的救恩。上文說這次我的女兒一人服事我實在太辛苦，支撐不下。主真是顧憐我。那時有一位朱敬一師母聞得我患病很重，由塘樓下舍到我家來望我，我留她在我家住下照應我，她立即答應，住了許久。朱敬一牧師是我的義兒，待我很

好，她是我的義媳，服事我異常周到，因為她的愛心很大。她是一個很敬虔事主的人，祈禱大有能力。那時照應我不但出於她的愛心，她很聰明，在各事上對於我無不體會入微，心細得很。我這次得到她的幫助，因此減少痛苦，非常感激她。因為人患病，醫生果然要緊，有一個好的看護，尤不可少。主為我預備一切，我一面感謝人，一面尤感謝屢次救我出險的主。

九，又隔三年六十七歲了。春日氣候寒暖不定，頭暈症復發，這次發作，又很兇險。除鍾更生醫生外，又有阮其煜醫生時來診察，承他們二位的情，竭力為我醫治。阮醫生也是我的義兒，一叫他來，所以我一生患病，主為我預備許多醫生彷彿常在我旁邊看顧我；這些醫生又是很有愛心的。說到這次患病，當昏暈過去的時候，智覺若失，脈搏緩而沉，生命不絕如縷。醫生趕快想法救治，又投以大補藥，以防虛脫，那時我的身體確是脆弱之

至。一方面又有許多人爲我懇切祈禱。感謝主，在短時期中，又脫險了。以上八次遇到險症，時間延得很長，但這次不然，主體諒我年老體弱，經不起長期痛苦，因此立即全愈，謝謝主。

以上九次重病，是比較的外沉重，所以我一一記得，回想時便能說出來。我若不說；若不寫出來給人知道，那便是辜負了主的救恩，將主施行在我身上的大能和祂向我做的奇事隱藏起來，豈不是我的大罪麼？「從前那被鬼附着的人，懇求和耶穌同在，耶穌不許，却對他說，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裏，將主爲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馬可五章十八節十九節）主留我在世上，無非要我作一個活見證，使人信神是全能的，有求必應的，凡誠心到神面前來的人，都必蒙福。「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詩篇三十四篇十節）

我屢次患病得獲全愈，雖是經過醫藥，因為我想醫藥也是神所預備的，我們還須盡人事，但實在說是蒙主醫愈的，正如柏樂文醫生說：「祇有托在主的'手中，由主的能力來醫愈她」。那句話是一個熱心的基督徒，著名的西醫說的，數十年來我病患經過，都應驗了他的話，從此可知我常轉危為安，不全仗醫藥的力，是全仗主的應許，我確知主有奇妙的旨意在我身上。再者，那過去四十四年之中，主屢用疾病來熬煉我，一步一步促進我的靈程，叫我學習忍耐和順服，堅固信心，凡事依賴主。主恩待我，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真快樂，主愛我，主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我幼小時很瘦弱，壯年時一身患病，也很瘦，過了五十歲，漸漸肥胖起來；二十餘年患子宮症，腹痛不堪，以後竟全愈了，由胃病而得頭暈症，但比了從前腹痛，究屬容易擔當，那都是主格外愛我，保存我的生命。記得當張保慶醫生病重時，我的

女兒去望他，他說：「我是不會全愈了，你的姆媽病不妨得的，她是九死還魂草。」果然，九次得重病，距死不遠，靈魂還在我身上。我那時聽了這話，謝謝主。

第六章 爲主工作

說來慚愧，我信主到今天，已有五十三年了，爲主做些什麼工作呢？檢察之下，覺得辜負主恩不少。但主體諒我一生患病，不能出外多作個人佈道工作，祇得照我的力量而行，盡我做基督徒的本分。對於家庭：關乎家人靈性方面，我很顧到他們的信仰，以及讀經，祈禱，謹守安息日，家庭禮拜等等，此外又顧到他們的品行，務使誠實端方并力行孝道。對於親友：我必將主道講給他們聽，會面時少談世務，多講救道。有人笑我太迂，我亦不顧，我只知道「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在羅馬的人，」如保羅所說的話。（羅馬書一章十四十五節）對於教會：我常爲教會掛慮，懇切求主奮興祂的兒女。教會開奮興會時，我雖不能每次到會，但在

家多爲主領的赴會的切心祈禱，有時也往就近親友家領他們同赴會。教會應當改進的地方，我蒙主指示必須直言，不怕人怪我笑我。我常求主使我爲教會盡忠，因爲我是天國中一份子，不能隨隨便便做基督徒的。至於我自己的靈性，我是天天追求進步，不敢疏懈。我知道靈性不強健，萬不能做主的工，就是做也無效力。奮興教會，先奮興我。這話我時時記在心裏。

論到我爲主所做的那幾件事，是就事實來說，並無自誇的意思，倘若有些，求主原宥。我所做的事，算不得什麼，不過盡我的心力而已。主的靈一啓示我，必要我做，我便不敢違背。現在略述三件事：

一，立勇進會。主後一九〇七年四五月間，離今天已經三十二年了。那時在杭州我對幾個教會中（不分宗派）姊妹談到我們女信徒們應當每禮拜集會一次，用經言彼此勉勵，互相祈禱，在靈裏與主交通，此外每天應乘機向

親友宣揚救道，領人歸主。說了這話，沒有一個不贊成。於是有十餘人在我家集會。先是每星期一次，後來改作每月一次，稱那會爲勇進會，取基督徒弟勇往前進的意思。當時來聚會的姊妹們，都感覺到靈性上受到饑渴，急需飽飫靈糧，充實靈力，會中互相鼓勵勗勉，確在靈性上獲益匪淺。聚會的興趣，真是形容不盡。有尙未入會的女信徒，羨慕加入，口唱兩句讚美詩，「他們已經蒙主收留，我也求主收。」以作表示。足見那會提高女信徒們的靈程不少。每星期六下午三時在我家聚會，計有三年零六個月，到我們離開杭州移居在城外之江大學山上爲止。以後這會就在各家輪流聚集，直到今天。後來會中姊妹有許多移住到上海，他們在上海照樣每月一次各家輪值聚會，也直到今天，靈性上受到豐富的恩賜。再者，當時我家住在育英書院旁邊，育英書院是之江大學的前身。院內有幾個學生問我可否前來一同聚會，

我說，總是可以的。他們來了，會衆很歡迎。這幾個學生中有韋紹曾阮其煜陳鑑良等五六人。韋紹曾後來做牧師，阮其煜做醫生，陳鑑良在廣濟醫院主任總務，他們今天在教會中服務，非常忠心，並曾引多人歸主。我可爲他們作見證說，他們的信心，都在那時打了基礎。他們常與我談論靈性，我很幫助他們，因此他們認我爲靈性中的母親，願作我的寄兒。三十餘年來常與我討論靈性，一同祈禱。待我又很誠懇，時時幫助我，我很感激他們。一面感謝主賜給我這些充滿靈恩的寄兒。

現在我要聲明：當時我爲何有這樣熱心，創立這個會，衆姊妹也同心贊成呢？因爲那年春季李叔青先生到杭州來開奮興會十天，奮興了許多人，女信徒受感動的更不少，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做了將近二十年的基督徒，不過在表面上盡我做基督徒的本分；祇知每天讀經，祈禱，禮拜天到堂禮拜，有

時對人講幾句道，勸人悔改，自以為是一個熱心基督徒。從那次聚會以後，看出我靈性枯燥，缺乏了基督的生命，可憐得很！衆姊妹們也有同樣的感覺。李先生說：「耶穌今天救你」一句話，大大感動了我。他大意說，耶穌不但將來救你，也是今天救了你。你的思念，言語，行爲，是否改換一新，完全成聖，猶如耶穌。不然，耶穌還沒有在你心裏，還沒有救了你。我聽了以後，回家省察，祈禱了多時，忽然主所給我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提摩太後書一章）從此我的靈性活潑，時時需要耶穌住在我心中直到今天。感謝主，我沒有忽而熱心，忽而冷淡，天天一步一步往前進。

二，建築上柏禮拜堂。第一章內說到我未出世之前，上柏鄉間已開了傳道的門，有人信主。那時起直到主後一九二四年，已有五六十年了，但還沒有禮拜堂，禮拜天是在人家家中聚集禮拜。信主的每年多起來，實在坐不下

了，況且常此下去，太說不過。本地信徒大半靠田間工作度日，無餘蓄可以湊集起來建造一個禮拜堂；他們真有心無力。我回娘家去時，他們常對我談到這事，我爲這事祈禱了許久。有一天想起上柏建築禮拜堂那件事，確是我的責任，我一個人應當拿出錢來建造。那時長老會派外子兼管上柏教會，作那教會的署牧。我對他說起我的志願。他說，很好，叫我快快去做。於是我即請人繪圖，叫人包工，幾個月之中建築完成。堂雖不大，至多可容二百人，但已足用。本地信徒在建築時，曾經幫力不少，他們是捐力和捐工夫，也是一樣的。我那時雖勉力建造這禮拜堂，但是出於樂意。想起我從前的狀況和我蒙主選召的恩，以及經過種種逼迫和身體多病，今天還能活在世上爲主作這一件事——上柏信徒多年羨慕的一件事，我深深感謝主恩。又想起我的外子，是一個牧師，又是我的本鄉母會的牧師，很愛那教會，信徒們和他

很有感情，因此我快樂非凡。

主後一九二四年四月間行新堂落成禮，我們全家都去，和本堂信徒們同心讚美感謝主恩。那幾天我請了杭州葛志彰牧師去開奮興會，講了多日，他們在靈性上得益不少。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提及：這禮拜堂建造在我產生的地上，那是我的榮幸，是主特別賜給我的恩典。我出嫁後，父兄過世了，我家的田地，房屋和火燬的屋基，都分給了堂姪們。我爲那屋基和後面平屋幾番和我的姪兒商量向他買回，以便蓋造禮拜堂和堂的後面蓋造三間平屋作傳道人住宅和我去時也可以住。商量多時，不覺困難，因爲分到屋基的姪兒也是信主的。我家又有些桑園田地，由拿去的姪兒們自願捐助給了教會，很難得的。我希望這教會日後能自養自傳，不賴人的扶助。外子到今天還是兼管那教會，作那教會的牧師，所以我仍常去看望他們，竭力勸他們熱心事主。

新堂落成後，我托人寫一個簡明的建堂緣起，泐石樹立於牆角上，作永久的紀念。緣起如左：

建立恩念堂緣起

憶維錦鳳生長是鄉幼聞真理自青年皈主以來久欲爲桑梓稍効棉力藉答神恩於萬一數年前念聖道傳入我鄉已五十餘年矣正式禮拜之所尙付闕如擬獨力捐築商之外子周梅閣君深踐其說至去年春鳩工聚材築斯堂於我之產生地上閱三月而夙願始償堂成名曰恩念蓋寓受主恩而表紀念之意所以道實也爰濡筆而敘其緣起於此

耶穌紀元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四月一日立

基督徒周姚錦鳳謹誌

三，贊助創立中國耶穌教會。民國十六年春，革命軍進杭州城，西教士

已早避走，那幾個月之中，教會起了恐慌，中國信徒起來組成杭州基督徒聯合會，大家商量如何對外對內，以便應付時局。那時各教會牧師和代表，到我家來開會商議，二星期一次或一月一次，計有六七個月之久。會議時漸漸討論到本色教會問題，覺得這種教會確應應時代產生的。後來杭州有一部份信徒贊成此舉，便成立了一個中國耶穌教會。它的宗旨有三：系統獨立，主權自有，經濟負責。確是本色教會應有的辦法。我起初不明瞭這事，經人一再解釋，說明這是促醒中國信徒對於中國教會負起全部責任的意義。並無絲毫排外的性質，並與其他教會聯絡，不過對教會實行自傳自治自養而已。這就是所說本色教會。將來在中國各教會都要走到這一條路上的。我纔明白一切。我一面與人討論，增加我的智識，一面爲這事求主指示，祈禱中覺無窒礙，便毅然決然加入了。中國耶穌教會成立，大家推舉外子作那教會的牧

師。我們二人商量決定，擔任牧師則可，但不受教會薪給，完全盡義務。一則這是外子的天職。二則外子首倡此議，本為發起人之一。這教會既新產出，一切均在幼稚中，連自己的禮拜堂都沒有，所以讓本教會兄弟姊妹不擔負牧師薪水，以便日後建造禮拜堂容易在捐助上努力。這是我們對於教會區區的心願。

過了三年，教會同人決意籌備經費，購地建堂，至少計需兩萬伍千元。外子很熱心，捐寫鉅數以為之倡。一夕同人認捐共得一萬二千元，餘數容再募集。於是次年新堂落成了。外子做牧師，毫無收入，何來這筆款項可以捐付。由我各處設法籌措，東借西湊，陸續繳入會中。雖經過三五載之艱苦，心中毫不作難，我想這是外子的奉獻志願，我當勉為其難，竭力幫忙。老實說，是全仗主的大力，使我能肩負這個重任，為此我大大感謝主。更感謝主

的就是外子到今天身體還是康健，仍任本教會牧師，盡了十年的義務。我求主使他在老年時代，身靈格外強健，有一分的力量，盡一分的職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是我的心願。「我們若活着，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羅馬十四章八節）

除上文三件比較顯然的事以外，關於我自己向主奉獻的工作，就是什一捐，我要略略說幾句。我凡涓滴所入，莫不留起十分之一奉獻歸主，數十年來如一日。我不敢自誇，因為我若不如此做，心中感覺不安。這是主的靈時時督察我。叫我絲毫不可忽略，必須嚴守這規律。我凡事憑信心而行，保羅叫我們行事為人，憑着信心，所以我對於將金錢奉獻歸主一事，是專憑信心而行的。我更胆大老實說，我是超過什一捐的，為此我不得不感謝主。我每次捐錢，先祈禱，問過主，主要我捐若干，我便捐若干。捐錢的方式，原不

一定。或捐在教會常捐特別捐中。或看爲應捐的地方，我便捐助，用真智慧來辨別。或有人要我調濟，我暗暗送給，左手所作的，不叫右手知道。有向我借貸的，我沒有推辭過，有許多人向我借去以後，我知道那人真是無力歸還，我便不叫他還，並且竭力叫我忘記了，因爲有一節聖經，主要我時時想念着。「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箴言十九章十七節）我一生爲人，自奉儉約，除服些補藥補品營養我的身體以外，衣食方面力求節省，毫不浪費，這是我的天性，主賜給我的，我爲此不得不更要感謝我的主。

第七章 祈禱

前章論到爲主工作，提出那幾件事。我深知做那幾件事的原動力，就是祈禱，因爲若不祈禱，一件事都不能做，這是我生平的經驗。約翰十四章十四節，「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又十五章十六節，「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祂就賜給你們。」又十六章二十三節，「你們若向父求甚麼，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馬可十一章二十四節，「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得着的，就必得着。」這些話我不但熟讀，又很信，因爲是耶穌實實在在對我們說的。有人說我在祈禱上太迷信了。我說，耶穌所說的那些話你信麼？若是信，就是信，不是迷信。我又愛讀那些論到祈禱的書，深信前人憑信心祈禱，得了出奇的恩賜，那些書幫助我在祈

禱上不少。看到一本教會雜誌上說，有二十個人在一塊兒商量決定：讓一個人出去傳道，十九個人在後面專為那人祈禱。一個人工作，須得二十倍的力量——祈禱，作他的後盾，我想這個辦法是很對。我的牀，是我的祈禱所；我身體軟弱，常臥在牀上，我想我能為主作什麼工作呢？聖靈指示我，祈禱是一件極要緊的事，又是一件極有效力的工作。我可以老實說，我是一個祈禱的基督徒。耶穌說，須常常祈禱，憑信心祈禱。感謝主，主使我每天一晝夜之間，在祈禱上用了不少工夫。有時遇到為人的靈魂得救事或是急難事，我祈禱又祈禱，已經過了半夜，我不知道，我只是在主面前懇切的求，非得到手不可，彷彿雅各與神較力，必要得勝一般。現在我略略提到祈禱得了靈驗三件事：

一，為我的哥哥祈禱。第三章內已略略說過。每當哥哥逼迫我時，我想

起耶穌的話來，「爲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馬太五章四十四節）那時我想我對於他有什麼辦法呢？與他爭辯，抵抗，我沒有這膽量。叫父親保護我，徒然激增他的忿恨。想來想去，還是忍耐罷，我有一個辦法在此，就是爲他祈禱。回想我的祈禱自從爲哥哥祈求蒙主俯允，就作了我所祈禱的經驗的開始，有了經驗，以後便大着胆照那樣做去。我常對人說，你們的祈禱有經驗麼？若是沒有經驗，做基督徒祈禱了一世，也毫無用處。論到我的哥哥這樣硬心，褻瀆神逼迫人，反對教會，信服魔鬼，當時閨三哥也很憂急，恐怕那地方的教會無形受他的攪擾，閨三哥知道除祈禱外，別無辦法，我也對閨三哥說，我們祇有爲他祈禱，主必有一天改變了他，拯救了他。當他逼迫我越是厲害時，我向主爲他祈禱的呼聲越加迫切，彷彿逼迫來追逼我更熱烈的祈禱。主果然有一天使他神志清楚了，覺悟自己的罪了，痛哭悔改，歸向了

主。這事上文已經提及，不必多贅。在這裏我祇證明爲人懇切祈禱，主必使那心硬如石的人，也作了亞伯拉罕的子孫。

二，爲我公公祈禱。第四章論到我的公公因爲我們二人爲他經過十年的祈禱，也特請教會領袖多年爲他祈禱，然後蒙主的救恩信了主。說來很長：我初到周家時，就和外子約定我們二人必須天天爲公公祈禱。這個約經過足足十年並無變動，直到他悔改歸主那一天。我深信一個家庭中的家主信了耶穌，家中人容易也信耶穌，所以我專誠爲公公祈禱是爲了這緣故。又因公公並不反對教會，他常說耶穌的道理是很不錯，但他遲延着不肯承認耶穌是他的救主，拿定主意歸向祂；他進入教會是祇差了一步，所以我想還是爲他懇切求主自己感動他。再因他的年齡高了，我們十年中爲他祈禱時，他是六十六歲到七十六歲，在這老年時期中還未歸主，我很擔憂，爲此有時我更迫切

的求。我們二人在房內爲他力禱時，想起我們二人祈禱的力量還不敷，何不去請教會領袖專誠爲他祈禱呢？於是決意由外子去請本堂張澄齋牧師，謝子希周耀先二長老，還有徐撫九先生，爲我公公祈禱。他們都很願意，定規在周耀先老家中每星期四晚八點鐘聚集，五個人同心祈禱。我一人在家中祈禱。我知道主無所不在，不便與他們在一塊兒也不妨。這樣專爲公公憑信心不息祈禱經過四年之久。

當他七十六歲那年秋天，他忽然患很重的傷寒症，（俗名火症傷寒。他身體很健，從未患過重病。）勢甚危殆，中西醫束手。我與外子驚惶得很，不明瞭神的旨意如何；我們說，我們這許多人爲他多年懇切祈禱，難道主不俯聽麼？後來我們說，我們不用懷疑，仍憑信心爲他祈禱是了。同時那星期四晚的祈禱，也尤加急切。外子告訴我說：「父親病到很危急時，就在那星

期三星期四。星期四晚我們大眾祈禱從八點鐘起一直到十二點鐘。當十點十一點鐘後陸續有人走了，十二點鐘時祇賸耀先哥與我二人。我還跪着祈求，後來覺得有些微的安慰，我便走了。到家中仍見父親病勢很重，口中不住吐淡黃色痰，熱度很高，不省人事，口說囈語，撒手作胸間難過狀。全家恐慌，除延醫服藥外，一無辦法。到次日清晨五點半鐘時，家中人因日夜陪着他很辛苦已睡熟了，我一人在父牀邊時時注意着。到那時主奇妙的救恩，忽然顯出來了！我們的祈禱蒙主應允了！父親忽然神志很清，認出是我立在牀邊，便呼我的名說：「我還能得救麼？」我聽了希奇得很又快樂之極。立即對他說：「父親，耶穌一定救你，你只要信祂是你的救主。」他點點頭。那時我的信心太小；我以為主已俯允我們的祈禱，在他未斷氣之前，救他的靈魂。豈知正當那時起，全能的神竟使我親眼看見他一小時一小時病見輕

了，口吐黃色的痰轉變了，吐痰時間隔長了，熱度從那時起逐漸退了，人也安靜，危險狀況一概沒有了。那真是神蹟吓！祈禱的奇驗有如此。」

那時家中人莫名其妙，醫生也莫名其妙，因為完全是神醫耶穌醫愈的，不但救了他的靈魂，更治愈他的疾病，主是應當讚美的。公公後來靜養了一個月，當教會開堂會收信徒的日子到了，他親自走到教堂去，在堂會內承認願作基督徒。堂會中的人，就是爲他祈禱多年的人，見了很快樂，略問數語，知道他信心堅固，就應允給他受洗禮做基督徒。我們爲他多年祈禱，見他已歸主了，大家爲他感恩。公公到九十歲離世歸天，在十四年之中，我常見他爲病人診脈開方之後，對於那些認識的人，勸他們信耶穌，將他自己如何信主作現身說法。許多人很尊重他，愛聽他的話，所以他年紀雖大，也得乘機爲主作些工作，我爲他讚美感謝主。

三，爲我大的妯娌。慶曾一輩叫她大姆媽。她青年喪偶，非常可憐，撫養一個兒子，很不容易，幸虧她身體強健，操作勤勞，待人又和氣。我們同住在一起多年，從未有過口角上落，彼此很體恤原諒，和睦相愛。我患病時得到她的幫助不少，我真感激非凡。我常勸她信耶穌，也常爲她祈禱，祈禱時沒有忘記了她。她因爲迷信太深，一時不肯放棄那些虛邪的事，我竭力爲她解釋，後來她漸漸明白了。她又因怕羞做基督徒，因爲她母家的人要譏笑她，還有常和我家往來的親友也要譏笑她，所以她遲延了十餘年不敢信主。到了公公信主以後，她的胆量纔大了，一心歸向耶穌，做了基督徒。她今還在世上，年已七十六歲，我也爲她感謝主。

我上文說過家庭中一個家主信耶穌，全家的人也容易信耶穌。現在外子的兄弟，弟婦，以及姪男姪女姪媳姪孫輩沒有一個不是基督徒，其中有在教

會大學中學畢業的，這都因我的公公歸主，子子孫孫也歸主。我們信主的人，對家庭歸主一節，實在是非常要緊的事。提摩太前書五章八節說：「人若不看顧親屬——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就是背了真道。」這話原指着對於他們的身體說的。身體尚且這樣要緊，何況靈魂呢？

話又回轉來說，我的祈禱蒙主應允，祇提到上文三個人，還有幾個人，我曾爲他們懇切祈禱，主救了他們，爲我所親見，不必一一述說。總言，主何等愛我，屢次俯聽我哀悲的呼聲，我要謝謝主。我曾爲兩等人祈禱：一等是身體患病。有一個人患了重病，經醫生悉心醫治，但日久仍沒有全愈，病人心中焦急，家人亦無法，連醫生也只可袖手旁觀。我去爲他祈禱；我專憑信心而求，不知別的。祈禱了好久，那人逐漸有轉機；每次祈禱後，每次病瘳些，直到他的病完全全愈爲止。我爲病人祈禱，有一個約，就是問患病

的人信否，其次問那家同我祈禱的人信否，他們若都信，我便相信那禱告有力量，主必叫他起來。「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雅各五章十五節）另外，一個小孩子病重，父母憂急萬分，我去望他們時，懇切爲那小孩祈禱，第二天病全愈了，他的父母作證說，不是服藥而愈的，確是祈禱而愈的。一等是靈性患病。我見幾個曾做基督徒的，道心冷淡，信心完全失去，等於非基督徒，心中擔憂，懇切爲他們祈禱。有些在悔改之後，來謝謝我，我說，不必謝我，我們還當謝謝主，因爲主感化改變了你。但他們在外作證說，我們從迷路上轉回，完全由某師母祈禱而來的。

第八章 遊美

我幼小住在鄉間，後來得能住家在杭州，又移到之江大學山上，背山面江，一個風景很秀麗的地方居住，這是我萬萬想不到的。豈知我還有一天可以往美國暢遊，自西部至東部，到過許多名勝之區，飽我眼福，這豈不是主所賜給我的特恩麼？我現在略述遊美的經過，並非舉以自豪自誇，不過想到我在世上能享受這福氣，確是出乎意想之外。我一面述說，一面感謝主恩。

當我第五次患重病時，我的外子和我的女兒都往美國去了，後來外子四個月回國，那時我的病雖已見輕，但又經過四五個月的靜養，還是臥在牀上，寸步難移。一隻右手傷筋，仍舉不起，加我痛苦。外子對我說：「還是和我同往美國去，改換空氣，這樣，你的身體方可恢復健康。」我聽了這

話，想想我往美國去確是我所願意，爲我所夢想不到的，但我的身體尙如此軟弱，如何能起身呢？我想了好久，又祈禱了好久，纔決意前往。我往美國去的護照，外子上年已經辦就，因爲他原想和我同去，我因爲要在家安排我的女兒出嫁事，所以沒有答應同去。我知道凡到美國去的人，必須由西醫檢驗身體，如不及格，不能購票上輪的，我這樣的病體，如何能得到醫生的許可證呢？外子說，我們的護照，由外交部發給的，是一種外交官的護照，用不着西醫的檢驗許可，逕可隨時購買船票往美國去。我聽了覺得便利之至，原是主爲我預備的。我聽說往外洋去，海面上有時風浪很大，有病的人更當不起。但我深信此去主必一路與我同行，使我平安去又平安回來。有一件爲出洋的人最需要的，就是旅費。我們寫信給女婿天龍，他便將船資匯來，歡喜我們去，因爲我的女兒已有了孕，將於十二月間分娩，我們能在她身邊照

顧她，豈不更好。

往美國去的事部署齊全了，我們就在九月二十六日離開杭州。當我下樓時雙足還站立不住，勉強上車到上海。在上海過了三四天便能行走，又能就近在街上購物。我身體的進步，何能如此之速呢？必是因爲我想起我這個人何來如此艷福，今天能得到這機會可往美國遊玩，心中快樂之故。十月二日下輪，先乘的俄國船，到日本長崎換輪，多一番周折，但還方便。初經海洋時，覺得有一點暈浪，但一到日本和以後經過太平洋時，身體一天比一天強健，到美國上岸時，病已完全脫體了，我心中快樂之至。我是生在水鄉，自幼坐慣小船，動盪自如，毫不畏怯，所以在大輪上遇到海浪，不會暈船嘔吐的，這一點與人不同，確是我的便利。

長崎上岸，因爲改換大輪，在旅館留宿一宵，次日往各處遊玩，興趣

頗濃。船到橫濱，上岸乘車到東京去，住在中國青年會中兩天，又往各處遊玩，蒙天培（天寵胞弟）招待，非常周到，我很感激他。夜半地震，牀搖動，我不知是地震，因為數日來在船上也彷彿如此。次日早晨纔知道。聞得說，昨夜會中有許多人避往屋外，以防不測，我纔有點害怕。由橫濱下船向東行駛，過太平洋。茫茫大海，水天一色，四面環顧，邈無邊涯。外子和

我二人日間常坐在大輪上層長且闊的甲板上收吸海風，養我身體。有時憑欄俯視，覺得淵深不可測度，或步行在甲板上，和風習習，暢快非凡。這次海波不興，一帆風順，太平洋確是太平，名實相副，也是我們的好機遇。我們坐着讀聖經，默想創造宇宙的主宰，真是一位全智全能的神。「神稱旱地爲地，稱水的聚處爲海，神看着是好的。」（創世記一章十節）今天舉目一望，那一片汪洋在我們眼簾之中，覺着這隻大輪，行在海中，如「一葦航

之」，我們人身如「滄海一粟」，何其渺小。造物主之偉大，令人讚美不已。在太平洋上接連有兩個星期六；今天星期六，明天又是星期六，我驟聞之下，頗以為奇。後經外子解釋地球經緯度線與日歷種種原理，方纔明白。

十天後船到檀香山，上岸先往見駐檀島中國領事伍君。外子與伍君相識，承伍君夫婦之情，大事招待，設筵請我們和同船幾個客人為伍君相識者，我們固辭不獲。不但如此，伍君夫婦又堅留我們在他們家中住宿一夜，但我們竭力推辭。臨行伍君又到船上來送我們兩個大花圈，親自將花圈套在我們頸項上，這是檀島上舟行送客的風俗。

西人稱檀香山為世界花園，因為確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四季氣候溫暖，時下微雨。鮮豔奪目之奇葩和青翠可愛之芳草，遍地皆是，芬芳觸鼻，我身如在世外桃源中。那地的香蕉樹很高大，果實纍纍下垂，為檀島特產，

見所未見，造物主之化工何等神奇。伍君夫婦陪我們去看魚，在世界聞名的水族館裏，見有一自南美洲運來的五色魚，如墨魚形，蓄在玻璃水櫃中，時在那裏捲動全身，似乎變化無窮，呈現出五采的奇觀，好像造物主叫他時時捲動，以悅人目。我看了竟不肯走。此外所見風景和奇物，記不得許多，祇有這一條魚，每一想及，頌美造物主不已。

自檀島船行六天到美國西部名舊金山，駛近金門，又是一種氣象，時在十月二十六日。天龍慶曾早在輪埠等候。移民局人員上船檢查護照，略閱一過，便即放行登岸，到已租定之屋內居住。我們互相在新大陸會面，握手言歡，何等有趣。那時在舊金山開世界博覽會，尙未閉幕。我家正住在會場門外，每天進會場遊覽，不須出資，便當之極。這次博覽會，美國所化之錢不少，徵集世界各種著名物品陳列場中各處，美不勝收，可稱爲大觀，擴我眼

界不少。我到美國後，不但那次的病，完全脫體了，且在美國住了一年餘，我是和二十五年前還未得病時一樣的爽快做人。那地的天氣，極合我的身體。飲食起居，非常舒適。頭暈症爽然若失，右手也自到美國後不久能舉起來了。我曾對家中人說，現在我和尋常無病的人一樣，真真快樂，主給我這莫大的賞賜，不得不感謝主。舊金山的水果很多，價又廉，所稱爲金山蘋果，金山橘和金山葡萄等，我天天享受，對於我的身體很有益處。舊金山沿海幾處地方，坐看海景，飽吸海風，又極有趣。將近日落，看那金門的景象，霞光作金黃色，反映海面，異常悅目。總之，在那裏幫助我的身體不少。

十二月九日慶曾在醫院中產下一子，醫生看顧周到，產時很順利。電話報到我家，我心中快慰之至。我們給小孩取名爲 Timothy。十二天後母子出院。小孩一天長大一天，肥白可愛，真可稱爲甯馨兒，是主賜給我們的一個

寶貝。彌月那一天，我們邀同幾個至友，舉行感恩禮拜，敘餐快樂。我多年沒有小孩在身旁，今天主滿足我的願望，使我抱弄他時，加添我的快樂，同時加添我身體的健康。

次年一月三十日外子離了我們往紐約聖經學校讀書去。天寵開設店鋪在市中心，日間出去，到晚回家。我們自己燒飯和抱小孩，非常忙碌，但在美國燒飯是很便當，不算辛苦。那時幸有一個中國自費學生名熊康齡，是基督徒，人很和氣，常到我家來。他說，他可以住在我家，三餐燒飯可以幫忙，上午下午按時到校，回來又可照顧小孩，有時抱他出去玩耍。這樣，我們的力不少，我們略津貼他些費用，這是主爲我們預備的。熊先生英語說得很流利，又認識許多教會中人，常和我同出去看望他的朋友，使我在美國時得熟悉彼邦基督徒家庭狀況。我是不懂英文的，有時慶曾做我的譯人，和

我同去望望朋友。慶曾有了小孩，不便與我同出去。熊先生陪我去更好，不但和我到他朋友家中去，更在就近開奮興會的堂裏，下午或晚間，陪我去聽講，那是我最喜歡的。講時他一一譯給我聽，使我在靈性上獲益匪淺。我想我在這裏，身體蒙恩，靈性也蒙恩，主給我的恩真真浩大，難以擢數。一個救世軍的會堂裏，我們更多去聽道，又得和他們隨便談談。堂裏的老牧師見了我非常親熱。我見那牧師的面貌十分溫和可愛，言語行動又很謙虛。聽說他的道德學問，程度很高，他為主工作，不怕辛苦，人人很欽佩他。有許多人因他佈道而歸主的，足見得他很有感動人的力量。堂裏還有許多信徒見了我個個面帶笑容和我握手；他們與凡在主裏的兄弟姊妹，猶如家人一般，不分種族，一律看待，因為他們愛主心切，所以待人十分友善，那是基督徒的好模範。我常和熊先生同到那堂裏和他們談話，因為我要知道美國基督徒的

性情，言行，狀態以及他們靈性的程度如何。這是我到美國一種不可少的觀察的工夫。在美國我也遇見有些基督徒見了中國人，明知那中國人也是基督徒，竟流露出冷眼歧視的態度。推其原因，種族觀念介於心中之故，這些基督徒靈性工夫可想而知。再說到那救世軍會堂裏，常有人起來作見證，說他從前如何吃酒賭博犯了許多的罪，後來偶爾走過那會堂進去坐聽，又有許多人爲他祈禱，忽然蒙主的靈改變了他，悔改自新。類乎此的見證很多，我聽了也爲那些人謝謝主。我見那救世軍裏一般青年男女講道，非常熱心努力，深深佩服。在美國各教會中有許多靈性很活潑很豐富的基督徒，我遇見不少，和他們談談，很有趣味。我對自己說，我到美國來，真不虛此一走。

這樣過去了半年。小孩日見豐腴，膚尤白嫩，沒有人見了不愛他。六月間外子從紐約來信要我和慶曾帶了小孩到東方去一遊。他說，既到美國，不

可失去這機會。我們便和天寵商量，承他應允，給我們旅費。六月二十外動身，三天後到了支加哥，有友人在車站上接我們。後來換車再向東行，第二天到了紐約省的一個市鎮名 Rochester。車駛進站，我們的姪兒永德見了我們，快樂非凡，抱着小孩，領我們到旅館中去。當時永德留學在那裏一個工業大學內。他認識的朋友很多，那些朋友愛看中國小孩，因為有許多人從未見過中國小孩的。其中有一個朋友，是富戶，住屋高大；這朋友曾到中國之江大學山上來過，也到我家來過，特為我們開一茶敘會，邀請許多親友來看中國小孩，足見美國人好奇心重。那天那家所備的茶點糖果精細豐盛。主人情重，真是難得。永德陪我們到各家和各處遊玩了幾天，我們很覺有趣，十分感激他，後來便和他辭別了。

七月四日旁晚到了紐約，車站上有無數的人，紐約的繁盛也不必說了。

外子來到站中接我們去住在學校的寄宿舍裏，一切都很舒服。自己燒飯，也很便當。日間有時帶了小孩往外面去吃飯。就吃飯的事，我要來提到美國的餐館。尋常餐館不必說，美國有兩種餐館，我看來頗覺希奇，因為都是吃的人自己付錢，餐館中人不算賬收錢的。一種可稱為科學化，又一種可稱為道德化：那一種是科學化呢？紐約這樣的餐館很多，別個大城也有，就是進入餐館裏面，看見沿邊分肉食，蔬菜，糕餅，水果等大類別，每類有各種食品擺列在玻璃分隔中，任人選擇。選者在那一隔旁照定價投美金五分或一角於筒中，食物便隨抽屜而出，拿到桌上去吃。刀叉等有一定地方可取用。要喝茶或咖啡，也可將杯置壺口邊，投美金五分，杯便滿了。這樣餐館，既省人工，又極便利。午間人更擁擠，因為好奇者都願去嘗試。又因美國人性急，不願在吃飯時多費等候工夫。那一種是道德化呢？在紐約祇有這一家餐

館，或許全世界沒有的。那餐館是開設在大銀行和大商店相近之處，午飯前後很熱鬧，到旁晚便沒有生意。聞得去吃的人大半是上等商人和銀行商家高等職員，都是很正派很誠實的人。物價和尋常餐館同。走到裏面，看見各種食物按類排列，每種在牆壁上寫明價格，吃的人隨選取隨牢記價目。吃畢自己總算計價若干，到門口付賬。沒有人來和你算賬或暗中監視你的，賬付了便走。但付錢時在旁有一童子照付價高喊一聲，不知是何用意。我猜想必是這一聲喊，喊進到人的良心中，那不欺人的，毫不在意，欺人的，良心難免不安。這樣餐館，我可稱它為道德化餐館，比了科學化餐館更希奇，也覺更有意義。

紐約的美術館，博物館，動物園，我都到過。所見新奇之物，今天都忘記了，惟在博物館內有一物件使我看了常常想着。就是三千年前埃及國的黨

屍，到今天還能保存和當時一樣，面色如生，細麻布可謂細極，我真佩服古時埃及人的技術驚人。又在動物園中所見虎豹獅象之類，別處也見過，並不足奇。惟有一個走獸稱爲支勒夫，高約二丈，兩足細直，頸很長。我看見有人擲食物到二丈餘高的地方，牠能伸長頸項向上攫取食之，毫不費力，那很難得看見的。我常將那薰屍和奇獸合在一起來想，想到一個人的靈魂離了身體，那薰屍留到三千年僅僅供人展覽，不過是一件呆物。看那奇獸，玲瓏活潑，能跳躍，能飲食，造物主賦給牠的才能智慧不少，一個薰屍如何與牠可比呢？我因此讚美主。

有一天我們帶着小孩到五十二層高屋去遊玩，由特快升降電梯上去，到了最高一層樓上。四周瞭望，歷歷在目，俯視街車以及街上行人，小如玩具之車和人，樓高可知。此種高樓，生平從未到過。當瞭望時，此身恍在雲霧

中，很覺難得。紐約海邊的自由銅像，矗立在海面上，非常魁梧。紐約到對岸去的長而且堅的鐵橋，工程浩大。黑特森河底墜道，多麼穩固，我多次經過。祇就這些雄偉的建築來一想，就知道美國的富饒和物質上的進步，真令人嘆服。

在紐約第三十一條街上有一個中國教堂，屬於長老會的，那堂的牧師姓許名金，他妻子是美國人。他們二位樂意接待遠客，愛心很大，傳道又很熱心。我們禮拜天常到他的禮拜堂去。有一天我和外子忽然想起請許牧師為小孩施洗，也可作為我們到過紐約的一種紀念。蒙許牧師和他們堂會中人許可，在九月間我們將要離開那裏的一個禮拜天，許牧師給小孩受洗，將小孩奉獻與主。那天在許牧師家午餐，餐後合攝一影，今尙留着。我為小孩時時祈禱，願主使他如「耶穌的智慧，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

長。」（路加二章五十二節）所以在此特提到他受洗的事。

那年八月間我們正在紐約時，紐約城廂盛行一種小孩患的瘡症，傳染很速，危險非凡。報紙上每天記載死去小孩若干人。稍有資力之家趕將小孩送往他方躲避危險，我們也有一點寒心。最可怕的那幾天，我們不帶小孩到外邊去。幸而過了一二星期就平復了，我們爲自己小孩感謝主。

到九月二十外，距我們離舊金山已三個月了，我們要回家去。外子陪我們從紐約乘車到華盛頓京城。先期我們函致前在杭州多年傳道的西國女教士盧老太太，請她導引遊覽。車到時她已在站上等候，當晚宿在旅館中，次日她伴同我們往各處遊覽。她住在那裏多年，熟悉一切，確是一個最好導游者。我們既省時間，又得各處參觀，承她一一講給我們聽，所以我們遊華盛頓，可說一切都親見親聞了。大總統白宮，上議院，華盛頓紀念碑，以及著

名的建築物，公園等，我們都去看過。

再論到那時美國尚未參加歐戰，白宮夏日開放，任人民進去參觀。聞不久便禁止入覽了，以後兩年，夏日俱不開放。我們進去時，招待者頗客氣，初以為我們是中國官吏，我們聲明不是，招待者仍一一指引，禮貌周至，有大國風度。上議院台階崇高，規模宏大，內容又極莊嚴。暑天不開會時，作為兒童講習所，期望一般青年將來得為議員。美國處處注重平民化，於此可見一般。

盧老太太本是長老會的女傳道；平日信心愛心，大於其他西教士。年老退休回國後，信心更大，脫離長老會，加入某種集團；他們不稱教會的。那時這位老太太年已七十，但身體很健，每天出去為病人祈禱，忙不過來。她憑信心祈禱，頗有效力，經她祈禱病愈的人，不下千數。她打開抽屜給我們

看一大包的信從遠地寄來託她祈禱的，她每天在家需用若干小時爲那些病人祈禱。經祈禱後病愈的人寫信給她作見證的，爲數很多，她也將那些信給我們看。她的日常生活是如此。我很羨慕她選擇那最好的事業。

華盛頓京城遊歷了五天。十月一日下午外子與我們握手作別，戀戀不捨回紐約去。我母女二人帶着小孩，不走原路，由另外鐵道線回家，作環遊美國之舉。車上所見各地風景，瀑布，以及工廠等，較前尤多。車中又極舒適，帶着小孩往返經行萬餘里途程，毫無困難。車行迅速而又平穩，并不誤時刻。美國爲謀旅行家之便利有如此。

十月五日傍晚我們到了舊金山。回到家，感謝主使我們一百天在外時處處蒙了平安。過一二個月以後，我們商量要回國去，於是決定在十二月間起程。十一月九日爲小孩週歲，邀請前在杭州傳道海立德西教士領感恩禮

拜，大家吃麵快樂。海教士家住在海對岸 Oakland 地方，我們請到他家作客，爲我們在舊金山時的好朋友。

十二月二十日由舊金山下輪，我與慶曾并小孩三人回國去，天寵送行，彼此含淚作別，確是很難當的。這隻輪船是中國人購置的，故名 China，中國乘客不少。中國人乘中國輪，較爲便當。船上過聖誕節，非常熱鬧，分送小孩聖誕禮品和開映電影。我們小孩見了一大包聖誕禮品很快樂。六天中毫無風浪，非常適意。

六天後到了檀香山，我們上岸去。同船有一個美國朋友，我們素來認識的，爲我們抱小孩，同去望望伍領事，因爲那個人也是伍領事的好朋友。我們送伍領事些禮物，因爲上次他們這樣客氣待我們。豈知這次去他們更客氣，仍爲我們和同船幾個客人設擺中國筵席。檀島物價昂貴，一席須化美金

五六十元，伍領事擅長交際，朋友很多，夫婦二人又和氣，又大量，真是難得。這次過檀島，輪船停了四天纔行。上次遊檀島，似太匆促，這次使我們得以暢遊，天天坐電車到各處去玩，很覺有趣。伍君夫婦因船停四天必欲我們宿在他家，我們仍堅辭，因為還是在船上方便；船上菜又豐富，房艙又整潔寬舒，早餐午餐後隨便上岸，凡頭等艙客得享此自由的便利。船開行時，伍君又來送別。

舟向西行，這次稍有風浪，我們日間常到甲板上，去躺臥在籐榻上，比在艙內好得多，食物由船侍送來，任客所欲，何等便利。船上吸海風，沐海水浴，很有益於我的身體。為此後來十年中，病體得以支持，原是主給我的恩賜。這次船上頭等艙死去一個日本女子，屍拋擲海中時，船停二分鍾示哀，我聽了傷心。想起我們三人在船上，惟願主一路保佑我們，平安回到中國。

三等艙也死去一個廣東人，聞得艙中備有棺木二具，以便家屬運柩回去安葬，這也是迎合中國人的心意。

十天後到橫濱，我們又往東京一走，過了一夜便回橫濱下船。由此在船上再過六七天便到上海。一見上海，心中快樂非凡。感謝主保佑我們平安出去，平安回來。回到上海時，天氣寒冷，令人難當，比了舊金山和暖的氣候，差得很遠。幸蒙俞國植牧師留我們住在他家中休息多日，直到農曆年邊纔回到杭州去。

以上是我遊美的日記。我略略記錄，因為想到那是我在世蒙主恩享受福樂的日期。我受病患的苦，可說是加人一等，我得到常人不易得的機遇，可說是主賞給我的恩賜。主知道我經過二十餘年的痛苦，特意爲我預備一個時期在美國在船上休養和強健我的身體，並且使我在美國得到豐富的經驗和從

我親見親聞之中增長我的學識，以便我以後二十餘年得以在世爲主做一點工作，主的恩在我身上，何其浩大，所以我或遭苦難，或遇安樂，我總是感謝我的主。至於我遊美的感想，不僅僅在乎彼邦風景的優美，人工的奇巧，我還是很欽佩他們人民道德的高尚，國家法律的嚴明，真可說是化行俗美。還有他們的種種慈善事業，教育事業，佈道事業以及其他事業的設施，推行很廣，不但本國人民蒙福，世界人類亦蒙其福，這種偉大的工作，從何得到力量呢？我深知確是從基督教而來，美國是基督教的國家，基督耶穌，是他們智慧和能力的根源。

第九章 晚年生活狀況

我一生多病，自稱爲病夫，親友也莫不可憐我的病體。幸而在美國一年餘的休養，以致我當五十歲到六十歲之間，身體覺得還健。但從六十歲以後，每隔三年患重病，因此體力漸衰。況今年逾古稀，當然一天一天衰頹下去。雖然，我到今天，凡飲食，起居，步履等，和十年前比較起來也還彷彿；胃納並不減少，夜間亦無失眠症，在家可以行動，有時能出外散步，或坐車去望朋友。身體較胖，皮膚光澤。體力上雖不如與我同年齡的人，但我在形式上，精神上，以及我的喉音響亮，耳聰目明。自覺不是一個龍鍾老態的人，又不像一個多年病臥的人。言念及此，我能不感謝主麼？主恩待我，出人意料之外，可以說，「我一生只有恩惠慈愛隨着我。」（詩篇二十

三篇八節）大衛想念神賜他一生的恩，所以說這話，這話正是爲我寫照。大衛又頌美耶和華的恩惠慈愛說：「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爲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反老還童。」（詩篇一百零三篇一至五節）每當讀到這些頌美主的話時，我讀了又讀，覺得津津有味，心中快樂得很。怎麼大衛王先得我心，將我感恩的話，爲我一說出來呢？這六樣恩惠，恰恰是包括我一生從主那裏承受的。我一樣一樣思想起來真是不錯，叫我不得不感謝讚美主。論到我在晚年時，如何過我晚年的日子，度我晚年的生活，讓我來略略述說一下：

一，關乎身體方面。主既一次一次從我病體垂危之中，救我出來，我對

於身體，更當保養愛惜，因為我的身體是屬主的，應當將身體奉獻給主，作為活祭來榮耀祂。我保養身體，並不採用現代的衛生術；並未和醫生研討服用這樣那樣的補劑；也不用其他攝生的方法。為身體過分的講究，我想大可不必。我是憑信心為人。我行我素，每天服一種開胃潤腸滋補身體的藥品，三十餘年如一日。因我常患便秘，為此頭部不安，所以服些清補利便的藥，大有益於我的身體。但老實說，我是不專依靠藥力，是依靠全能的主。再者身體與精神方面有關係，我天天精神愉快，知足常樂。保羅說：「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立比四章四節）「就是在患難中，也是喜樂。」（羅馬書五章三節）聖靈所結的果子，先是仁愛，其次便是喜樂。（加拉太五章二十二節）所以喜樂是我衛生的祕訣。我想我若不是基督徒，決沒有主裏面的喜樂，沒有那喜樂，身體早已不治了；我做基督

徒，倘若因為身體不健，心中常怏怏不樂，那於我的身體，必將受到大的影響。感謝主，主使我得了那祕訣，因此延長生命。我每當患病時，覺得主耶穌和我同在，為我擔當痛苦，也是我對於身體的祕訣。以賽亞說，「主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因為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以賽亞五十三章四節五節）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這些話我常記在心。有了耶穌，就有了一切，我晚年時時作這思想。

二，關乎靈性方面。人到老年時，常想到在世上更是寄居的，應當戰戰兢兢敬虔事主，如同彼得說：「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前書一章十七節）我的身體既這樣軟弱，我的靈魂應時時預備好了，早晚主叫我回去時，我可以安然見主。現在世上還要寄居多少日子，任憑主

的旨意。我每天做人，常常自己省察，作我晚年時代的檢討。第一省察我有虧缺了神的榮耀麼？回想我虧缺神的榮耀的地方必不少，祇得既往不咎了。現在必須小心翼翼，不使神的榮耀再由我受到虧缺。我在事奉主的事上，有何怠忽？我在作事上，有做了人絆脚石否？或說陷人在罪裏否？我常自誇，又願人誇獎我，以致只求自己的榮耀，不求主的榮耀否？諸如此類，我說不得許多。我常在主面前深自省察，又求主使我天天能為光為鹽，有好行為，使人將榮耀歸給主，來度我餘下的光陰。其次省察我的行為。我在言語行動上，時常檢舉。恐怕我自以為老者，驕傲起來，有時出言不遜得罪人；恐怕我執拗，不肯體諒少年人，一味隨自己的意見而行；恐怕我因身體不健，有時性情躁急，少忍耐工夫，以致靈性上受到打擊；恐怕我不諳時務，缺乏時代智識，惹人的厭；又恐我的信心愛心不足，沒有到純全無疵的地步；更怕

人到老年時，看重金錢，多以世務爲念。我不能一一提及。總之，凡老年人易犯的過失，我惟恐「檢身若勿及。」一面自省，一面求主加我智識和力量，使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三、愛讀屬靈的書本。我已說過我的牀是我的祈禱所，不錯；我的牀又是我的讀經所。我牀邊小桌裏放着許多書，隨手拿來可讀，尤其在我枕旁，有時堆滿了各種屬靈的書。關於救恩，真理，以及個人證道的小冊子，凡能鼓勵我的靈性，增益我的靈智那些書，我都愛讀，讀了不忍釋手。有些書在靈性方面講得非常透澈，句句進入我的心坎中，感動了我，我真是「百讀不厭」。我將那些話，作爲金科玉律，時時思想。上海伯特利開夏令奮興會，我有時赴會，會後購得許多有關靈性的書拿到家中來讀。有時托人在上海教會書肆找尋新出版中發明救道的書買些來，我早晚坐在牀上讀之，那就是我

晚年的生活。我早晨起來先讀聖經，然後讀那些書。感謝主，我幼時沒有進學校，十七歲上開始學主禱文，識得幾個字，現在能讀這許多書。雖然書中遇有少數難字，我不識得，但問的機會很多，所以我滿心快樂。又深知保惠師聖靈作我的師傅，不但使我能讀書，更給我一個啓示的靈，使我有屬靈的智識，屬靈的恩賜。

四，祈禱。祈禱是我晚年生活之一，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平時我既注重祈禱，又得了祈禱的經驗，所以近年來我每天必尊起若干時間，專誠祈禱。對於祈禱的真理，我曾加一番思索工夫。我不信那呆的祈禱。自己一指不動，專盼望神來動手，好像想由我的祈禱去推動神，叫神代我做。我的經驗知道不是這樣。以色列人走近紅海邊，耶和華對摩西說：「你爲甚麼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那兩句話，確是昭示基督徒祈禱的

原理。不過有時我們已竭盡人力，無法可施了，聖經告訴我們當等候耶和華，一心依靠他。反過來說，近年來我看見一般青年基督徒，專重實行，不信神能，視祈禱爲迷信，竟不祈禱，或輕看別人祈禱，那多麼危險呢？我怕有些智識階級基督徒，已中了那種思想的毒，我們做基督徒的能不大聲疾呼起來糾正麼？總之，一面盡我們的人力，一面憑信心而求，二者不可偏廢。

五，當心家中人遵守主道。我的外子管顧教會，工作方面多在教會信徒中。我在家中對於家人事奉主上，以及他們的靈命生活和言語行爲，我深知我是負了完全責任。第六章說過我注重家庭禮拜，守安息日等等，無非使家中人常在主裏面做人，不被現代惡潮流所吸引。我常爲家中一個人一個人祈禱，求主保守他們。約書亞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二十四章十五節）基督徒家的家長，應當三昧斯言，服膺

勿失。我，我家，我們，這幾個字說得何等切實，我們要我家歸主，責任全在我做家長的。我晚年生活，在這件事上，非常努力。上文提到我的四種生活，是爲了我自己，這一種生活，是爲了別人，經上說：「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比二章四節）

六，感恩。這本感恩記，是我的回憶錄，也可以說是我一生簡單的日記。我的日記，不是記載那些屬世的瑣碎的事，乃是記載我一生蒙恩的經過。先要聲明：我不會寫中國字，也不會寫拼音法羅馬字，如何能作日記呢？各位請聽。我出嫁後，外子爲我創作一種拼音縮寫法，猶如注音字母，但比較簡捷。我因懂得羅馬字，所以極容易學會。五十年來凡與家人通信，自己記賬，和記錄各事，都是寫那種字比寫中文快而又明白，回憶錄藉此而成。我當晚年時，想起我受到主的恩和人待我的恩，多得不可勝數，怎麼可

不寫出這感恩記來呢？寫這感恩記，是我晚年的生活，也是生活中一種要緊的工作。第一感謝主的恩。我是一個蒙恩的女子，正如天使對馬利亞說：

「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路加一章三十節）我的蒙恩經過，上文所涉及的，或有遺漏之處，只得求主原宥。照我看來，單就我所說的那些蒙恩的事，已經夠使我終身感謝主不盡了。我不肯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猶如從前有十個長大癡瘋的人，「內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與神，又俯伏耶穌腳前感謝祂。（路加十七章十五十六節）我寫出這些感恩的事實來，如同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祂，大聲歸榮耀與神。其次感謝人待我的恩。除記錄中因事提到的那些恩待我的人之外，還有許多恩待我的人，可惜我不能一個一個舉出來，還請他們原諒。總之，我終身忘記不了凡向我施過恩的人。

第十章 七十歲遇難獲救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十五日，杭州忽聞警報，人心惶亂。十六日晨我們急往上柏耳朵填鄉間避居，家中人時往來杭州上柏間，惟我一人常住在那裏。到了十二月十四日風聞首都淪陷，上柏鎮近京杭國道，爲軍事衝要之地，不可再留，應當速走。但當時天氣很冷，我不但患頭暈病，又是左頰作抽，牽動口眼，頭部上新起了一種疾病，全身疼痛，終日臥牀，膽量又小，因此動彈不得。又因其時上柏往杭州的水陸路上非常危險，所以我決意暫留在那裏。讓外子帶同小孩試乘小船回杭，路上如無險阻，回來接我。豈知次日陸路上橋梁毀壞，交通斷絕，水路上又乏船隻。再因他們到杭州後，杭州風聲較緊，岌岌可危，似不能一日居。小孩急盼離杭赴甬，趕往上海。外子

願到東顧不到西，不能回來接我。

十五日上柏鎮上一夕數驚，風聲傳到鄉間，人人危懼。次日我勉強掙紮，苦苦雇到一隻小船回杭州。駛至中途，見有大小船隻滿載難民迎面而來，對我們說，不可前往，前往是危險的。那時搖船的決意不肯往前行，我也無法，只得趕即仍回原處。我想如若中途遇險，反為不美，我的身體如此軟弱，如何當得起痛苦，還是回轉，再作辦法。

十九日清晨，有人突來告急，叫我們邨內的人趕快逃避，遲則恐遭不測。兩三日前邨內親友以及教會中人都已陸續避走了，只剩傳道毛達泉先生一人在那裏。那時我不得不走，在倉猝和慌忙間，攜帶兩只箱子，一個鋪蓋，并素來在我身旁服事我的一個小姑娘而走。

這一走，直至第二年四月十四日纔到了上海。其中一切經過情形，猶如

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在曠野飄流，而後渡約但河，進入迦南。我也彷彿如此。我要借此作譬，來證明主當日如何施展祂奇妙的大能引導和拯救以色列人，今日也同樣的引導我拯救我。

當我慌忙中離開那裏，猶如出埃及，前途茫茫，不知往那裏走。我懇切求主指示我應逃避的地方。閉目凝思時，決定向西南面山鄉中而逃。所奇者在我神思恍惚間，似聞得說，到那邊去，還可以爲主作工。那時我想現在逃難尙來不及，還要作工麼？我要逃往山鄉，必須經過京杭國道。那一天國道上尙未展開血戰，但不數天武康遭燬，上柏全鎮先後亦遭燬，生靈塗炭，國道上血流遍地，象徵一個紅海。感謝主，我是平平安安經過國道，猶如以色列人過紅海一般。

過國道，到了距上柏鎮十里一個山上，山不甚高，名河埠嶺。嶺三面層

巒疊嶂，山頭起伏不一。河埠嶺上原祇有屋三四十間，被四周逃來的五六百難民租住，無屋可借。我到時在我內姪女家勉強暫住了十餘天，以後着人向靠傍山邊隱僻處支搭茅棚棲身。其他避難的人，也在或遠或近的地方搭棚匿居。有一天下大雪，清晨壓塌茅棚，適倒在我身上。旁人見了，立即將雪和竹木等除去，見我無恙，深為慶幸，因為冬天有棉被擋住，況且不是壓在頭上，因此毫不受傷。這是主的保護，我永不會忘記的。

我在嶺上搭棚居住，猶如以色列人在曠野支搭帳棚居住一樣。以色列人在曠野住了四十年，屢次遷移安營，我在嶺上住了一百十天，茅棚易搭了五次，愈搭愈遠，其地亦愈高愈僻靜，以求安全。但在僻靜山凹中，夜間常聞山鳥怪叫聲和豺狼脚步聲，非常驚人。想起以色列人在曠野遭毒蛇之害，那裏如遇豺狼肆虐，性命危險。因為夜間鳥獸使人難以安枕，有人設法將毛竹

截斷，用斲柴刀擊之，如擊柝然，來驅逐鳥獸。有時吃的冷飯，喝的冷開水，因為不便舉火，防遭意外。春冬之交，天氣嚴寒，有日光時還可取煖，天陰，山間冷風逼人，令人縮瑟，確是難當。遇到雨天或融雪時，夜間從茅棚頂上滴下的水使睡臥的衣被受潮。腳有時伸到陰濕的泥土上。種種痛苦，無以復加，也難說盡。

雖然，夜間的痛苦，遠不及日間的驚恐。在那裏一到黃昏，住在屋中的便可高枕無憂。白天人人惟恐大禍臨頭，不易避免；每天自黎明至日落，個人的性命是朝不保暮，驚心吊胆在那裏做人。上柏至那嶺，直通大道，一小時可達。雖然上嶺的路，祇有一條，曾經築塞，外來的人不易辨認，但決欲進至嶺上，沒有不能衝入的。嶺上曾派十二個胆大的人白天整天向山下瞭望，如見有變故，速即報告，以便男女老小各人拿着預備好的小包裹竄往那

灣灣曲曲山凹中，或在茅棚隱避，或向樹蓬匿身。老實說，亦不過希冀萬一之僥倖。有時將吃早飯或午飯，一聲警告，忍饑而逃，不知須經若干時，饑也不覺，只求性命得保而已。我有時從茅棚到房屋來時，也遇到這樣的情形。山路崎嶇，荆棘遍地，頗難行走，我亦雜在人羣中扶杖而行，屢次落人後，苦吓！

我何以有時到房屋裏來呢？我想起當我從鄉間逃走時那「爲主作工」一句話，我便叫人扶着，跨過幾個溪坑，春間水流很急也不顧，走一里或二里路來到房屋中和他們談道，因爲逃在那邊的人，多數是認識我或知道我的。我要爲主作工，那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況且他們正在恐怖中，一點得不到安慰，我可以趁此將耶穌的道講給他們聽，使他們認識全能的主依靠祂。

嶺上有一個時期還平安，我向一個認識的人租了他家一間小小房間居

住，免得白天來，傍晚回到茅棚裏去。如到風聲緊急時期，我仍可到茅棚裏去住的。這樣，我住在屋內，常可以對個人或幾個人講道，有時和他們一同祈禱。那家一個老者，素來信佛很虔誠，專求菩薩保護，似乎不歡喜聽見我們講道和祈禱的聲音，我便好好兒對他講，他覺得我講的話不錯，後來不說話了。那家一個十餘歲兒子，忽然患了重病，他們急得無法，因為嶺上有醫生而無藥材。我對他們說，我可以爲他祈禱，我相信我們的主一定能醫好他。他們很願意，那青年人也信，我和他們全家一同跪下，懇懇切切求主，不多幾天病完全好了。他們心中十分快樂。我大大讚美感謝主，主爲我在那裏開傳道的門。

回過來說到上柏耳朵堪鄉間，自從我走後，不上幾天我原住的屋燬去了，屋內寄存細軟值錢之物也完全遭燬，但前面禮拜堂完好，一無損壞。

（我在十二月間一個主日傍晚時，坐在屋內，臉正對着禮拜堂，忽見一個大十字架在禮拜堂上面豎立着，四周發現紅光，使我驚震而又快樂。當時我料想主必佑護祂的殿宇。）傳道毛先生照顧禮拜堂及信徒，盡他的職責，不敢避走，真是難得。那時他見屋已燬去，又時時受到驚嚇，到次年一月十六日不得已離開那裏，繞道來到河埠嶺，他來了也住在茅棚裏。他到了我那裏，我知道一切，心中毫不以失物難過；不因四鄰之屋亦完好、各家失物不多、獨獨我家之物一概失去難過，因為知道這事是出於主的。主賜給我，我喜歡接受，主收回去，我心中難受麼？感謝主，禮拜堂仍在，信徒們可以崇拜主，我心中快樂。

同時，因毛先生來了可以幫助我為主作工，心中快樂之至。我想這許多避難的人，肉體受苦已當不起，靈魂受苦，更加難當，我能不速速將福音道

理傳給他們麼？我在那裏祇能對少數人講，毛先生來了可以逐家去講，效力更多。禮拜日禮拜三我們去邀了人來聽道，一同禮拜，并一同祈禱。感謝主，我們在逃難中仍可以守安息日和大衆崇拜主，我心中非常快慰。我記得有一次中國軍隊忽然來到那裏，需要棉被，到各家去扣門借用或寄宿。其時正當禮拜三晚間我們在屋內祈禱，軍隊人們在門外靜聽，屋主以爲有何變故，止住我們祈禱，我們不理，仍照常大聲祈禱。後來知道毫無變故。我想到這樣冷天，他們夜間沒得被蓋，如何禦寒，我便借他們一條棉被，情願自己冷些。豈知過幾天他們去了，別人借給的被都收回，獨獨我的被失去。我想倘若誤帶了去，他們夜間可以煖熱些也好。

毛先生和我常聚集一般人來祈禱。有些人因心中恐慌，無意前來，也有些人因心中恐慌，不知如何可得安慰，也不知如何可以脫險，想想姑且前去

聽聽，一同祈禱，或者他們所拜的神能聽他們的祈求，保全我們的性命。

一天我們和衆人祈禱又向衆人講道。我說，我們所拜的是真神，是我們的天父，祂是活的，我們祇要用信心和誠懇的心向祂求，祂必保護我們不遭難。我話一出口，他們就說，若是你們拜的真神是活的能救我們，我們大家願意和你們一同祈禱。我說，話要掉轉來說，若是你們肯信真神，每天懇切禱告，祂必能救你們不遭災。大眾說好，我們就這樣做。我說了這話，覺得我和神同工，應當負起責任來，所以我不但和大衆懇切的祈求，自己一人也非常誠懇迫切的禱告。我看見凡與我們同祈禱的人也有信心，也懇切的求，我心大得安慰，知道主一定保護我們。

那時聞得嶺坡有一小廟和十餘住宅，婦女天天拜佛求救，但俱遭劫。嶺上的人傳說，菩薩究竟靠不住，不能救人的。有一次嶺上守望的人發出警

告，五六百人東竄西奔，嚇得魂不附體，經過四五小時，知道嶺上平安無事，大家纔回來，祇見鄰近山鄉火光燭天。次日聞知那裏有人遭害，銀錢衣物被擄，房屋燬去也不必說了。我到四月間離開那裏時，我們嶺上不但人口無恙，房屋物件亦絲毫不受損失。（聞得今天仍是安全。）主奇妙的救恩，應當讚美。我可以這樣說麼？保羅有一次在船上，同船的有二百七十六人，神對他說，與你同船的人，我都賜給你。主這次將五六百人都賜給我麼？不是我的功勞，乃是主的作爲。耳聞「那邊可以作工」那句話，我深信確是主的聲音，原來主要藉着祂軟弱的使女，彰顯祂的妙能。

論到我自己，處在這景况中，照肉體說，也覺恐懼，大眾逃我也只得跟着逃，但我心中非常鎮定。我那時多讀詩篇，因爲詩篇中常提到主的兒女遭患難時，主極顯拯救。二十七篇一節：「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

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五節：「我遭遇患難，主必暗暗保守我在他亭子裏，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三十四篇七節：「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九十一篇七節：「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却不得臨近你。」還有許多類似的話，我天天讀，心中得了安慰，深信主必救我，不但救我，也救在我四周的人。我常想起「不要怕，只要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四句話，我的胆更壯了。主耶穌和使徒們安慰受苦的人的話，我也常去閱讀。

二三月間在嶺上常聞得四周邨莊房屋燬去，人民遭殃。到三月半後聞嶺頭亦火燬，嶺上的人都逃走，嶺上更覺吃緊，逼得我夜間不敢住在屋內，仍回到茅棚裏去過夜，再受痛苦。我的兩只箱子原想寄存在租屋內，那屋主

說，還是拿去放在身邊妥當。寄在這裏，或一旦發生事變，反受損失。我想這話也是。於是將鋪蓋箱子挑到茅棚內。

三月二十七日，日間我想起與外子結婚整整四十九年，也是五十年的第一天，心中有無限的快樂，感謝主恩；也有無限的感慨，想想我今天孤身在這險地度日，非但不能一家團聚，連彼此音信都不通。半夜忽然來了九個強盜，幾個把守鄰近的茅棚，不許他們聲張，幾個用電筒照着我，叫我將銀錢衣物一概交出。那時毛先生知道了，怕我過受驚嚇，趕快來和強盜善言。強盜竟舉手打傷毛先生肩背，（他在幾個月之中，一面祈禱，一面醫治，今已全愈）我對強盜說，不要傷我們的命，一切物件，你們拿去罷。強盜除翻箱倒篋，揀好的拿去之外，又逼我解開棉袄，將貼身所藏的一些金飾，法幣，以及角子銅元，統統交出，不留一物。那時發生一件奇事：有一個強盜對我

說，「你身上藏有若干鈔票，拿出來給我。」我聽了驚奇之極，因為強盜所說的數目，一點也不差。我從來沒有將數目告訴一個人過；就是自己家中人，也沒有對他們說我有若干逃難的錢，備在身邊。強盜如何知道呢？我當時覺着原來主要就這一件事上叫我明瞭「這事是出於我」（指神）。神允許強盜行這事，必有奇妙的旨意在內。強盜原是要值錢之物，凡契據文件等等，一概不要。天明時檢查整理，見重要之物俱在，所值超乎凡所失者，我大大感謝主。又因僅受驚嚇，不傷性命，更感謝主恩。

那時苦上加苦了，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只得東借西貸，猶如乞丐一般，自己想想也委實可憐！從那夜受驚後，胆小了，好像強盜每夜要來，因此身體衰弱，精神不佳。我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一章說：「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我雖在人面前從未因失物

落過一點淚，但向主是痛哭哀求，求主早些釋放我，快使我脫離痛苦，因為照旁人看，這樣下去，我的性命將不保了。毛先生常勸我逃往他處，我以為不妥，我說，我們在這裏靜靜等候主罷。

那幾天我日夜向主懇懇切切祈禱，求主釋放。我說：「父吓，你是愛我的，我受苦，你也和我同受苦。（以賽亞六十三章九節）你還要我受若干日的苦呢？求你快快釋放我，救我回家，和家人相會，在這裏我真是痛苦備嘗，當不起了。」天天這樣向主哀哀呼求。毛先生見我苦不過，走到嶺下去探問有何可逃的地方或機會。恰巧遇見一個浸禮會的信徒名金榮，他從莫干山下來尋訪他們堂中傳道先生。毛先生對他說起我遇盜的事，並托他設法來領我們往莫干山去。他答應走了。毛先生回來告訴我，我很快樂。那人到莫干山將我遇盜受苦的事告訴我的親友，親友們都托他趕快設法來接我。

現在我要述說一件奇事：四月七日早晨約四點鐘，我在茅棚內，似睡非睡昏沉着時，忽然魂遊象外，看見空中有一個手指寫了四個大字，是中國字，筆畫很多。我看了許久，一個字都不識得，因為好像是隸體篆體，不是正楷。我便求主指示。不多時認識了，是「受苦參禱」四個字。我當即明瞭我在此還要受三天的苦。我立即醒了，身在牀上，便跪下來謝謝主。那時我心中的快樂難以形容，可以說生平沒有比這更快樂的。我天天問主還要受若干日的苦，主今天顯這神蹟明明來答復我的話，彷彿主和我可以面對面說話了，我焉得不快樂呢？想起從前以利亞在迦密山上懇切祈禱以後，見了一小片雲，知道雨將下降，我也深信主在三天後必救我出險；又想起伯沙撒王見壁上有人用指寫字，他不認識，我倒認識，並且他見的字，預言他將死，我見的字，預言我獲救，適得其反；又想起法老的酒政所作的夢，約瑟斷定他

三天後復職，我見的異象，明明告訴我三天後出險，不是一樣麼？這樣看來，神古時屢顯神蹟給人看，今天也如此，聖經所載的事，不是可信麼？

上文說那一個忠信勇敢的年輕兄弟金榮，在莫千山經我的親友催他快來領我們去，但因路途危險，不敢獨自一人前來。他那幾天找到一個弟兄同伴，早一两天定規在四月七日早晨約四點鐘時動身，路祇三十餘里，但他們繞道而行，避過險地，到我那裏已經是下午了。他們到了，我便跪下流出熱淚來謝謝主，因為主在同時一方面顯神蹟指示我將脫險，一方面差遣他們來接我。奇妙的主，能行奇妙的事吓！我對毛先生說：「上午我已對你講過那異象，今果然有人來領我們出險，但還要受三天的苦，你知道麼？」他說，是的。憑主的旨意而行。

金榮哥既來了，便催促我們當晚一切須準備好，明天未破曉之前就走。

我毫不着急也毫不準備，相信須過三天方可脫險。果然，那天夜間竟下起雨來了，後半夜雨尤大，山路溼滑，行不得也，况冒雨而行，尤加危險。不得已等到次日一早走。豈知八日整天下雨，夜間又下雨，九日早晨又不能起身。九日上午仍然下雨。下午放晴了，夜間星光燦爛。我們便決定十日早晨四點鐘動身。這何等奇吓！「受苦三天，」一小時也不差，主的話帶能力的，（路加一章三十七節）必要做成的。動身時除我和隨身一個小姑娘還有毛先生之外，又有六七人也同去，連轎夫脚夫一共有十餘人。我是躺臥在竹牀上，叫人抬走。

十日清晨下了嶺，但前面的路是不易走的，防遇盜劫，必須避走素日所走的大道，改從別路迂迴曲折而行。我臥在竹牀上求主指引。我說：「主吓，你既叫我離開曠野，求你在前面引領，使我一路平安到迦南——莫干

山，也使同行的人都得平安。」從河埠嶺到莫千山本有一定之路，但那天逾山越嶺，東避西避，最要緊的須避過九都，那地遇盜出名的。所以到七八點鐘的時候，我們到了一個地方，竟無路可走了。幸虧當地的人告訴我們可從竹叢中闢出一條路來過去；這樣，我們反得少走十里路，是主的恩賜。那幾小時內，抬轎的人，走的人，都是心慌，又走得很快，非常吃力，但到了那時見前面去的路平安，大家心纔放下，我也安睡在竹牀上。

上午約在十點鐘時，忽然聽得毛先生在後面很快樂的喊醒我說：「我們現在在此過約但河了，前面是莫千山，我們將要進迦南了。」我聽說過約但河，又聽到隨行的人都是涉水而過的；那裏有溪，溪中有大小石子，走的人步行石上，水幾蓋膝。我想起，這情形宛如渡約但河。

那裏是約但河麼？是的。原來那地方名叫鴨蛋塢，音與約但河頗同。那

地兩旁山形，猶如鴨蛋，兩山之間平原爲塢，故名鴨蛋塢。前兩天下大雨，山水衝激，傾瀉到塢中，致塢處之溪流很急，那正象徵着以色列人過約但河時的光景。兩天下雨阻我行，應驗「受苦三天」的曉諭，同時鴨蛋塢之溪非遇大雨，湍流不急，無可象徵。由河埠嶺至莫干山非繞道而行，不會經過鴨蛋塢，更無可象徵約但河。我曾說，我離開河埠嶺到莫干山上去，正如離開曠野到迦南去，豈知必須渡過約但河，纔得進入迦南。奇哉！

正午到莫干山，猶如進迦南，將河埠嶺受難處來比，正如曠野和迦南的比較。當我上山時，後面有一大隊人上來，彷彿來追我們，其實不是。我受了一個虛驚，同行的人躲避在竹園內，我叫抬的人趕快抬到禮拜堂去。那天是禮拜日，我想到禮拜堂去必能會見認識的人，可以商量安頓的地方。到時步入堂中，正在作散會前祈禱。首先看見我們的姪女蓮貞。她便接我到她家

去，承她款待，留我住下，我非常感激她。

我既到了莫千山，感謝主領我到了迦南安息地。雖然，我不要常住在這安息地，我要到另外一個安息地，「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希百來書四章九節。這裏就靈意說，是指天家。我借來作比喻。）那就是上海，我要去的地方，到那裏可以會見我親愛的家人，因為我們四個月不通信了，雙方何等焦急掛慮。我求主為我開出路，使我得以如願。我每天讀聖經，很忙碌時或遇到急難時，都照常讀。我讀的「聖光日引」那本書，每年按日讀，讀了三十餘年。那天（農曆三月初十日）早晨我讀的題目是「耶和華以勒。」（創世記二十二章十四節）我非常快樂，知道主必為我預備。果然，主已為我預備了。那幾天在莫千山由西人主動要乘車往上海去，但祇限定五十個人，內中十個是西人，三十餘中國青年女子，此外特許三四

個年老婦人。那天蓮貞知道我的心意，趕往辦事處去商量，希望能將我的名補入。他們將名單一查，查來查去，少一個空額。於是補入了，我是第五十名。那就是「主必預備。」那時在山上避難的有七八千人，要離開那裏往上海去的也很多，就是教會中的牧師和傳道們也有數十人在，多數渴望到上海去，因為他們在山上住了好久。誰料我一到莫干山，次日便得到許可證，又次日可以動身往上海，主持我的恩，何其厚又何其奇。主要釋放我，是很容易的，因為主是全能者，祇一星期，連那「受苦三天」在內，就到了上海。讚美感謝主。

十二日清晨離莫干山。上一天預備了五十頂轎子，一早等着，以便各人乘轎下山。那時不知如何，我的一頂轎子找不到。大家爲我着急，恐怕我誤了時刻車已開了，他們趕快爲我設法，叫兩個挑夫權作轎夫，借到一張籐

椅，將毛竹當做轎槓，匆匆間用繩紮好，抬下山去。抬到半途，繩索斷了，我被倒出跌在地上，疼痛得很，幸而沒有受到中風。毛先生隨我下山，見了害怕，一面防我受傷，一面防耽延時光。我對他說，還不妨，主與我同行，必保護我，必不在我行的道上丟棄我。下了山到車站，車還沒有開，我心安慰，謝謝主特別愛我，沒有一處不顧着我。

下午四時到了杭州，大家都在青年會暫住休息。杭州是我老家，我經過杭州，得以知道過去的一切情形。留住在杭州的親友都來看望我，爲我得到快慰，一面告訴我，我家的人避在上海都平安，我也得到快慰。到那時纔聞知家中消息，我大大感謝主。親友們待我很好，供給我需用和食物，在患難中有人照顧我，善待我，我更不能忘記的。

十四日早晨六點鐘杭州乘車往上海，爲了一個服事我的小姑娘也往上海

一事，與西人發生誤會，幾乎不能在那天和他們一同乘車去，幸而立即說明，相安無事，下午四點鐘到了上海。哈喇囉哪讚美主。一到家中，見了在患難中久別的逃散的親愛的家人，心中的快樂，不能用言語用文字形容得來的吓！全家跪下大大感謝稱頌主的救恩。

從這一百二十天逃難的經過和經驗，使我得到極大的教訓，略述如下：

一，凡事有神的主旨。神的主旨是聖善的，是奧妙的。外子一去不返，使我孤身羈留在驚懼危難區域中，那莫非是神的主旨麼？是的。我半途折回，終究逃不出險地，那莫非是神的主旨麼？是的。當時決意逃往河埠嶺，在那裏爲主做一點工作，彰顯神的大能，那莫非是神的主旨麼？是的。最奇妙的神旨，就是我因盜劫，脫離險地；當時我已想到主必有奇妙的主旨意在內。保羅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就是按他主旨

被召的人。」（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強盜爲我効力麼？是的。物質與性命孰重？物質失去，性命保留，莫非有神旨在。其他下雨兩天，應驗「受苦三天」一語，留下空額，使我補入，得回上海。神旨昭彰在我身上，歷舉事實，羅羅清晰，且多而又奇。

二，信心必須受試，纔更堅固。這次我受了火的洗禮，是神賜給我的大恩，叫我的信心經過鍛鍊，使它增高。彼得說：「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彼得前書一章七節）雅各說：「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各一章三節四節）我在患難中，全憑信心來忍受一切，我信神必保全我的性命。想起保羅說：「神是信實的，必不叫我受試驗過於我所能受的，在受試的時候，總給我開一條出路，使我能忍受得住。」

（哥林多前書十章十三節）保羅又說：「我們四面受敵，却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丟棄，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後書四章八節九節）詩篇二十三篇四節說：「我雖經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河埠嶺那時確似死蔭的幽谷）我的性命危如累卵時，上文那些經言，作我的金言，口誦心維，信仰的精神，為之一振。所以保羅說「在患難中還是歡歡喜喜的，」的確是他信心勝過苦難的經驗語，感謝主我也如此。

三，祈禱大有力量。救五六百人脫險，因着祈禱麼？是的。重病獲愈，因着祈禱麼？是的。苦到極點時，沉痛哀求，主俯允釋放我，祈禱確是大有力量。在那一百二十天之中，我的禱告，沒有一句不達到主的耳中。現在舉出一件事來證明：我到了上海家中，知道一件祈禱靈驗的事。外子到上海

後，他和家人天天掛念我，非常焦灼，不知我逃往何方，或遇險否，心中總放不下，一面爲我力禱，一面想盡方法要在一月初往杭州到上柏來找我。其實這事是不易辦到的，即使要做，也是大大冒險的，我在那裏都想到，所以我懇切求主說：「主吓，求你阻止我的丈夫，使他不冒險來找我。我知道他很愛我，心中很着急想膽大冒險到我這裏來；我在這裏是平安的，或許他半途遭險，有性命之憂，求主阻攔他使他不能來。」外子果然爲我着急，已經在上海托人帶同他到杭州，再設法到上柏。豈知他到了一月九日因逃難受到辛苦和爲我擔憂，竟於那晚患病，熱度很高，不能起牀，到上柏來的意思，祇得打銷。我天天祈求，到了十日早晨，聞得一個聲音說：「你的丈夫已患病了，不能來了，你可放心。」神給我一個靈耳，沒有經驗的人，不知道也不肯信的。我知道這是主的聲音，心中得了安慰，便不如此求了。到了上

海，我第一句話問外子說，你在一月間患過病了，是麼？他說，是的。後來對起時日來，果然是次日早晨聖靈如發快電，前來通報。我們四個月中不能通信，通電尤難，神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祂能傳電通告的。外子也和牧師們教會領袖們爲我切禱，主也指示他們，我是遭遇苦難，但性命不妨的，并且不久能到上海來的。祈禱奇驗有如此，足見祈禱大有力量。

四，信的人必有神蹟隨着他。這是我主耶穌的應許。見馬可十六章十七節。主一面使我受苦，一面顯神蹟給我看，要我認識祂是一位活的神，時時與我同在。到我痛苦難當時，便顯神蹟奇能來安慰我和堅固我的信心，我怎能不要高聲稱頌祂呢？基督徒受苦越深，信心越足，神的恩典臨到那人也越大越奇，這是必然之理，古今毫無兩樣。試看但以理一天三次開窗祈禱，不怕敵人的奸計，信心的高超，可謂加人一等。主果然閉獅口不傷其身。信的

人有神蹟隨之，在耶穌未說這話之前，早有事實可據。耶穌既說這話，我們更應當奉爲圭臬。這次主所顯的神蹟中，以指寫「受苦三天」四字爲最。天空寫字，何等神奇，不是常人所能見的。主又欲證實此言，特下兩天的雨，奇而又奇。信的人必有神蹟隨着他，基督徒應相信又應有經驗。

五，信賴主的必得到新的力量。以賽亞四十章末節：「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這話正是爲我說的。我是信賴主等候主的，主曾給我兩種新的力量，一是身力，一是靈力。論到身力：我平日在家每天大半時間臥牀，無力行走，現在逃難時一百十天之中我如鷹展翅在河埠嶺上，奔跑行走，毫不吃力。（倘在行走時有人繪圖描摹，確似鷹展翅上騰。）非基督徒受到那各種痛苦，大半祇得等死罷了，但我的身體反比平日強健。反過來說，假使我受

不起苦難而死了，祇可將我的屍體艸艸成殮在薄板中埋在土內罷了；或當危急臨難了，人俱逃散，何人來收殮，我的屍體必為野獸所食，祇賸幾根殘骨罷了！但主非但留我完全的身體，到受試完畢，平平安安送回上海，並且借我的身體來榮耀祂。「我被害流血有甚麼益處呢？塵土豈能稱讚你呢？」

（詩篇三十篇九節）我那時頭不暈，身不痛，胃口開，腳力健。有人說，這是心火提起，或說是精神作用，又有人說，因得到山上空氣陽光的幫助。那些話原也不錯，但我深信主既要用我顯祂的作為，祂必加我身力，使我更踴躍作祂的工。論到靈力：祈禱醫病之力，傳道救人之力，忍耐禦苦之力，凡此種種，無非仗着信心而行。羅馬書八章的話，大大幫助我，「誰能使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刀劍麼？——靠那愛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

勝有餘了。」我讀了靈力尤覺增加。這就是所說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六，立願必不可少。從前雅各在伯特利，見了神的顯現，求神使他平安回到父家，曾以石爲記，作爲將來事奉神之所在，許下願心以什一獻奉給神。我也照樣許了願心，以河埠嶺爲伯特利，要請人在那裏傳道，領人歸主。今日主已使我平安回家，上文說主已經在那裏開了傳道的門，所以我必要做成從鄉間逃走時所聽得「爲主作工」那句話，使我的志願能見諸事實。強盜搶去我的錢，但留下一部份，彷彿還了我，（不是現錢）其實是主爲我留存的。我已將那一部份尊起奉獻給主，作爲傳道經費，自己情願刻苦度日。我年老了自己不能作工，要人代我作，我看輕金錢，看重人的靈魂，靈魂得救，是一件極大極重要的事。我寫這感恩記固然要緊，實行感恩尤關重要，因爲我知道單是說或是寫還不夠。我天天求主使我快快成功那志願。

七，深信以色列人出埃及進迦南那古事。那古事確是事實，他們進入迦南，就建立了一個猶太國，為基督教發源之地。追溯他們出埃及過紅海以後，曾在曠野飄流了四十年之久，為的是神要試驗他們，堅固他們的信心。希百來書四章三節告訴我們說：「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我在河埠嶺曠野中住了一百十天，神也屢次試驗我，堅固我的信心。不是一樣麼？我這次逃難獲救，除許多事實上可以象徵以色列人出埃及進迦南之外，對於那年日時期，雖不十分準確，但也可拿來作譬，覺得奇而又奇。平日從上柏到莫干山，至多二小時，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迦南，攷古者說至多不過十一天。現在我在河埠嶺一百十天，以色列人在曠野四十年。試開比例證之：二小時比十一天，等於一百十天比四十年。（即一萬四千六百天）奇妙否？